



尤菴集 辛巳

祝文
祭文

尤菴集

~16
2410
39



2410
60-39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八

祝文

熙川象賢書院奉安寒暄堂靜菴二先生文

東偏道學肇自殷師後罔承迪晦盲幾時聞有圃翁
稍啓源流逮及昌朝治教式休惟金先生奮起南
服小學爲師孜孜服習根基深厚遞進階級門路之
正俟聖不惑逢時不淑士林傾覆謫來茲土維柯有
則如鳳之覩孰麟斯泣近之不厭爭來覲德時惟文
正年纔志學適會尊公宦遊西駟如呂于穎幸遇歐
客程氏于虔天授茂叔旣發其源大闡其流學承關
閩治志唐虞四方風動庶幾於變天不悔禍大瘡斯



薦先師後承咸暨刑章斯文喪氣黎庶呼蒼惟是遺
風在茲不忘昔有神棲苾薦苾薌曾值寇亂燹我宮
墻公私創殘修復未遑惟余小子叨釐藩疆來瞻遺
址益增慨慷念茲政本莫先化導化導之本惟是重
道在凡皆然矧茲西土爰詢章甫以及守宰重建祠
廟陳此牲櫛卽事之初敬以辭侑願復歆顧此邦是
佑

春秋享祝文

功程嚴密造詣純篤斯文在茲佑啓無極茲值

春秋丁

敬薦牢勺

右寒暄堂位

聖賢之學君民之志繼開東偏功存千禩茲值

春秋丁

恭陳明祀

右靜菴位

礪山竹林書院奉安五先生文

於惟 聖朝運啓文明羣儒蔚起大法是程爰究其
原實有宗盟猗歟文正寔天生德儀鳳祥麟和風瑞
日早自得師操戈入室任重道悠謂聖可學敬義方
直誠明灑落志尹希顏進退惟義體備用宏識高量
大既見而躍千一慶會五典斯敷九德咸事士誦詩
書良惇孝悌真儒化篤善治日興叔世時雍大猷將
升孰謂仁天靳我平治妬方喜復泰旋愕匪頽襟纔
整魯袂已反惟其遺烈沒世可謏人愈考德俗猶知
方賸馥如昨道脉彌章矧既繼絕詎無開來有懿文

純輿質淵才早揚 王庭晚反初服憂樂我心沉潛
此學日長山林俛焉孜孜夢寐千聖縱靡常師羹墻
之慕最在閩翁不哉全書語類醇醲反復精研融會
貫通既得其宗闢邪斯嚴曰王曰陳其說詖淫辨析
剖碎如覘消浮既淑人心又正士趨道尊德崇功深
利博惟二先生前後揆一俾我東偏如寐斯覺後生
受恩盖曰罔極維茲兩湖士夫之林舊建明宮于此
江潯享以栗牛暨我文元惟茲三賢實承淵源念昔
栗翁建祠隱屏專祀考亭配二先生千載一心秋月
寒冰我其沿溯敢昧其始今因有事乃右享之統緒
端的儼罔非倫於萬斯年以佑後人

海州紹賢書院追享牛溪先生文

恭惟先生學有淵源惟昔靜庵德純道尊松翁見知
文獻于徵有正其脉先生是承潛心服膺篤修勉行
探賾鈎深祖朱宗程真積力久聿成典刑德必有隣
有卓文成心諧道協照以同明斯文復振聵聽昏醒
大猷將升人期泰平志乖君民各尋初服惟此石潭
文成所卜於焉講道坦履幽貞築室于傍擬延先生
南山對床庶追前哲日觀俄摧曙星孤揭時丁喪亂
始尋遺躅波寒洛水澗咽雲谷沉思理韻俯仰悽惻
杖履婆娑繼播餘馥有翼明宮中半九曲晦翁專尊
邦賢以侑靜庵在左退陶居右其左第二寔文成座

在昔嚴奉精禋罔愒今以先生位退陶下自吾道東
統緒端的同尊考亭學無殊轍垂規示準啓佑無極
卽事之初將以昭眡庶顧我誠永依崇仞

紹賢書院告朱子文

恭惟夫子繼孔聖集厥大成而顧瞻宇內其所尊親
又莫如吾東儒士也文正公趙光祖以近思入于門
庭文純公李滉由心經得其統緒猗歟休哉至于文
成公李珥又得其全體大用之傳而其相與鑽仰瞻
忽不失正脉則又有文簡公成渾也惟昔文成創建
院宇於瀟灑之原崇奉夫子若莫兩楹之間而侑以
趙李二公其後繼之以李成惟四賢實共源派爲世

作程則斯文所在莫如斯院之盛也今茲文元公金
長生實惟文成之適傳而又有功於夫子未絕筆之
通解將與黃文肅而伯仲矣今將陞配而惟是廟宇
狹隘不免改以大之事役云初將遷神位于講堂謹
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紹賢書院奉安沙溪先生文

伊閩世遠道喪言堙栗翁繼開式牖我人有卓其緒
先生是承先生之質其魯如曾先生之學始如不能
人一人十己百己千習坎而亨沛然怡然萬理糾紛
莫不順俟其於父師所入雖異旣入而同宗廟百官
厚重崇深幾乎恭安蓋栗翁學一主考亭析之不亂

既極其精亦既合之其大無外百世以俟猶當符契
別是親炙授受端的寂所用功通解遺緒疑文變節
晚益梳洗既克遠紹罔有不備羽翼之功孰大於是
惟茲院宇逃焉翔始巍然當座紫陽夫子惟趙文正
君民其志泊李文純沉潛性理其所淵源皆來有自
栗翁既沒旋有齟議文簡曰茲似難輕易其後陞饗
文正之次最後議者曰惟文簡其於文正承繼一貫
一東一西對文成座有如平生合席磨礧今奉先生
位文簡下凡五先生雖相襲沿皆於夫子仰鑽高堅
論其造詣雖有淺深考厥要訣以心傳心一堂配侑
疇曰不宜敬陳牲幣式薦禮儀庶幾啓佑以垂無期

坡州紫雲書院春秋享祝文

道全體用功存繼開於萬斯年享此腥糶

右東祠宇

精忠學識爲世所仰一鄉二賢千禩永享

右西祠宇

江陵松潭書院春秋享祝文

發揮道妙承繼正統功崇德隆百世欽奉

坡山書院春秋享祝文

紹述前賢佑啓後人茲值

春秋丁薦此精禋

右第一位

功程嚴密道德純備茲值

春秋丁薦此報祀

右第二位

懷德崇賢書院奉安沙溪先生文

恭惟先生質醇氣完志確學專早自得師勉追前賢
迨其有成德備道全究厥始終具可言傳先生之學

本諸誠敬以致其知以存以省以察倫理以達性命
日長山林真積力久幽探旁訂遠邈近守粵自欽恭
中仁絕勿濂幾關豫逮閩博約一以貫之允矣正脉
晚際 昌辰東帛鼎至議禮朝端百僚是倚退講於
家多士風靡行藏惟遇吾亦已衰惟其所存尚屬自
己日新之功老而不已強健篤實不顯其光獨覺其
進孰窺宮墻廣胖溫文可見者是崇深和粹展其成
矣惟是禮書密微無窮搜羅梳洗惠我羣蒙于光有
曜孰與黃揚惟茲德業沒世可忘於樂懷鄉有水有
丘鄉邦密邇於我藏脩杖履攸暨樹草含香不顯德
行有來踰踰洛河羣飲晉鄙多薰梁壞十年追慕彌

纏維昔有廟祀我三賢故則當新棟宇斯易栢板松
楹其庭有殖今涓穀朝合享東室學雖殊塗道則同
轍蘋藻淨嘉俎豆莘莘尚冀昭格啓佑後人

燕歧鳳巖書院奉安沙溪先生文

海東千載天擬文成淵源鄒魯準則朱程誰嗣爲宗
有卓文元早厭科場先立本根餘力學文力究典墳
姚姒精一洛建誠敬規模既大門路克正自謂質魯
千百其功精思實踐惟一初終及底其成道全德備
渾厚崇深莫可涯浹遠邇承化愚蒙式訛厥亦吾鄉
地不甚遐聞風慕義實異于他况有樞衣罔疑西河
維昔罹亂杖屨臨辱草木含光矧我有則爭相利見

麟瑞鳳德惟過有化豈觀無感梁壞已久羨慕彌深
彼恤有享己卯聞人諏茲餼食筵臣上陳遂頒 恩
額事而增新今涓吉辰薦此縉儀德隣不孤芳聲並
垂庶幾永寧以慰歆思

安城道基書院奉安沙溪先生文

恭惟先生姿醇質粹志篤業專早自得師大道是傳
禮義纖微三百三千毫分縷析講貫羅穿斯文有賴
後學受賜昔在弱冠學優登仕觀周辨詩在齊聞韶
周禮在魯夏變遷喬文質彬彬展也大成設教遐邇
幾牖聾盲何幸吾邦餘教是蒙絃歌武城儒化文翁
民懷善政士仰遺風俾也可忘盛德形容惟茲一區

形勝都俱士民齊心報享斯圖庭宇有覺籩豆孔皆
日吉辰良同好鼎來維茲爰始盱嚮無隳永濡雨教
勿替引之

益山華山書院奉安沙溪先生文

惟我先生黃岡文獻紫雲淵源氣厚而完行醇而惇
學以魯專功以勤成挾持敬義兩進明誠迨其德尊
展矣難量崇深莊毅和易慈良懿我東偏有此正學
風聲普被遐邇思服矧茲金馬于魯鳳棲旣治旣教
以導以齊同安政成鄠邑民淳旣濡翁化仍成晉薰
罔極之恩於我有偏山頽幾年教思纏綿士誦心法
良有口碑曷寓我誠新廟孔宜持持屋墻滌滌階庭

諏日妥靈腥醴馨風月襟懷山岳儀形陟降如在
復惠光明適茲 新命降自九重易爾嘉名濂翁所
膺實稱斯德于光有耀敬題碑顏並伸虔告

報恩象賢書院告四先生文

維此三山地甚僻左前賢遺躅幸矣多存儒教之興
自先生始先生之質玉潤金精先生之風山高海濶
雖其懿範邈矣難追俎豆明裡尊奉有所瞻依矜式
沒世不諼惟成東洲洎趙文烈遺風餘化如蜀文翁
道明德尊宜賸院饗顧其神位久屈鄉祠多士上陳
願得合享 朝命特允士林增光茲涓吉辰謹舉緦
禮位次仍舊陞祔維新仰惟尊靈寔相依庇共賜歆

顧牖我昏冥

右冲菴位

維昔先生講道大谷高標揭己不輕與人有蒞茲邦
相與徃復氣味相合寔曰東洲嗟二先生沒可同傳
顧其廟饗有院社殊先生之靈寧不有歎矧趙文烈
正學純忠並屈鄉祠斯文欠典有識嗟嘆上聞於
朝于以移安道院之座神人鼓舞事而得宜德必有
隣我以無憾高山景行百世攸同薦此椒馨用伸虔
告庶幾昭格共惠後人

右大谷位

猗歟先生氣豪力雄卓犖高蹈灑落清風早知爲己
能自刻苦發憤泚頽廓然通透外任天真內實謹守
退陶之書雖以放稱清修好古慕齋攸評想其德容

柳風梧月泝其襟懷回琴點瑟雞山萃嶽錦水空明
盤桓自樂無求無營尚綱愈章終豈自韜來尸茲土
割雞牛刀不我鄙夷文教載闡藏修有所朴俗丕變
水長山高餘風未沫祭止於社公議久鬱章甫上聞
遂濟院享冲菴大谷與共肝鬯更誰同陞有卓文烈
諒德不孤事面罔缺恭惟一心寒水秋月從今吾黨
靡有遺憾茲涓吉辰將事有儼遠近全集牲酒肥潔
庶幾歆格啓佑無極

右東洲位

天有正氣至大至剛先生稟之鐵心石腸更就有道
以琢以磨精思實踐沛若江河惟其有此不疑所行
瀝血論事直非可名捐身殉國忠豈其至所立既大
此其餘事天若假壽其進何極惜其未克先死於國
然其遺風足使懦立百世之下可作師表惟此弊邦
最蒙德教桐鄉遺愛至今有祠吏民交走體貌殊卑
乃睠象祠兩賢攸寧斯宜暇享共薦椒馨未敢擅便
訖茲因循公議久鬱事始上陳朝家特準縉儀斯舉
去故從新爰得其所允矣東洲終始與處一室四賢
位以時序所就雖異其道則同千秋並美惠我無窮
離山鬱嶽其水清漪精爽洋洋共陟降茲於焉揭虔
多士矜式日吉辰良遠近咸集牲肥酒香禮儀靡忒
神其顧享永世無斁

右重峯位

春秋享祝文

元菴先生集卷九十八

祝文

九

志蓋宇宙勇邁今古行義昭揭風聲永樹惠在桐鄉
化逾文翁奉茲 明旨式增欽崇 右東洲位

淵源洛建剛健篤實正學精忠青天白日涖茲禰城
邑里絃誦欽承 朝命永世崇奉 右重峯位

吉州溟川書院奉安重峯趙先生文

天佑東方降生哲人志大才豪學正行純發憤長趨
一心希聖食息罔倦猶渴赴井考亭之書如誦已言
服事真儒悅甚芭玄適際陽消冤訟父師猜叢嫉鏃
遠謫于茲脚血道州匪今而古惟茲遐裔如鳳斯覩
又蒙何陋雨教斯布周幾張豫程敬朱誠不以買買
靳其明明雖昧反隅匪此曷程不惟揭陽被韓誘掖

實如籟簫聽涪翁易天心悔禍有感宣室吾道遽南
臯比遂撤雖喜鴻飛奈失鐸循庶幾永年終淑我人
等是風聲彼此奚論何圖島夷恣其驕橫肉食無謀
莫與敢嬰卽爲疏言彼僭號名天無二日忍與同盟
宜誅傲使以奏 天庭雖不我聽大義斯明倘微先
生天壤其壞兵禍竟纏殉節南隈藉曰仁成慟切梁
摧惟茲在地如水精靈至今周甲又二九星風流不
沫草樹猶馨爰作祠室奉安式虔卽事之初敢薦苾
芬願垂顧享以佑斯文

沃川滄洲書院奉安慎獨齋時告重峯先生文
恭惟先生學于石潭友則文元升堂入室實共淵源

先生所就舉乎如山文元之德既成而安孰承文元
有鯉趨庭惟茲文敬玉溫金精詩書行誼繩準度程
授受端的造詣高明儀表士林矜式 王庭曷不有
曜于先生光昔衣履藏卜云非臧遂議緇禮奉移新
岡于時文敬來尸其事誠信罔愆儀文允備不煩燕
來共觀行志過化之餘遺馥不沫仍爲山長雨教斯
沛茲議駟享咸曰宜哉乃涓吉辰陳此牲糶同堂異
置並采齊休永世歆佑士林是庥

滄洲書院奉安慎獨齋先生文

猗歟先生天賦純慤奎壁之精圭璋其質誰其父師
文元先生文元之道出自文成先生之學得之家庭

早聞詩禮重光世德淵源所自允矣端的洙泗何遠
洛閩在是進修之要真得其旨不有闕然日章何得
齋名慎獨所操愈約自治之功至深且密惟敬惟義
曰明與誠夾持兩進是致是行門路既正繩準靡忒
惟其用力老而彌篤是以其終所立有卓譬彼良玉
既磨既琢文理光潤不見瑕隙 邦國著龜士林矜
式世地雖懸尚尸而祝矧茲鄉邑杖屨臨辱斯院之
翔亦蒙指揮儀刑未亡軌躅依佈訖闕俎豆吾黨之
耻縟儀之舉蓋將有俟惟茲院享實惟重峰重峰所
師亦惟栗翁泮其源流同派共宗爰奉祠板並美齊
芳同此肝鬻百世彌彰庶幾歆臨惠我無疆

春秋享祝文

精粹之資詩禮之傳正脉淵源啓後光前

臨陂鳳巖書院奉安慎獨齋先生文

恭惟先生溪庭詩禮栗翁世嫡姿稟既異充養以學
展也先生源委端的 聖祖憂民曾昇茲邑春流既
滋雨教斯徧豈惟所令蓋以身先非禮之動民罔或
見有道之言民則斯踐惟其匡直罔非叙典念茲海
孺始如墻面幸我觀止期與於變地徧民質矧惟三
年俄見棄去我思彌纏伊後遭遇慶馳四埏庶幾大
行咸而不專樑木忽摧慟切斯文堂帷旣闕洙泗其
斷惟此桐鄉沒世可諼爰謀建祠始憂時屈遠近章

甫守宰方伯相助以力今克有濟涓茲吉日妥侑如
禮尚冀歆降保佑永世

春秋享祝文

精粹之姿端的之傳餘化在茲式永揭虔

光州月峰書院奉安朴思庵文

我朝文治最稱己卯其後晦盲厥緒綿眇及 宣廟
際乃曰有繼羣賢蔚起掃清昏翳黼黻皇猷鋪陳帝
制誰其啓之曰惟先生先生之姿玉潤金精考其淵
源陶山典刑惟文成簡同德齊明泊竒與鄭拔茅揚
廷若宋豐祐司馬作相及如淳紹黃彭克讓貴王賤
霸允莘謹巷建茲皇極幾見平蕩雖其中否終未大

行啓佑之功則如丹青是以譽處无我磷緇水月精神
聖祖袞辭宋唐人詩華使祗推矧惟薰德莫近
鄉間風聲不沫教思如初草木含馨衿紳揖芬遂議
建祠齊叩 天闕朝議克咸乃報如章火旁龜相址
隆棟穿梁涓茲吉辰同好鼎來安侑如禮膺宰明疊
庶蒙欽格永世保佑恭薦工祝用伸虔告

春秋享祝文

博學雄辯師表儒林一方瞻依式訛其心右高峯位
稟質純慤學識精明立朝風旨聿爲度程右訥齋位
斯文宗匠諸賢領袖黼黻 王猷德業純茂右思菴位

東萊安樂書院移安宋泉谷文

天命下民厥彝有經孰秉其彝以昭天明侃侃我公
允履其正在家而孝事君則敬爰茲來暮民則化服
屬當倉卒島夷充斥迢迢高樓若椎碎轂繫魚熊掌
取舍從容聳彼凶醜光我箕封山嶽警圯日星牖蒙
立祠薦牢 王有悶書吏情不虔神用不居處地湫
喧祈氓漸慢庭木之禿壁壑之漶孰瞻孰理孰克用
勸我來請命卜茲新宮萊山之陽黃嶺之東祠扁仍
舊院制增崇日月之良靈御載移海神後先婉轉透
迤遺氓奔走涕洟徂僂旣入我廟不顰以笑享我明
粢歆我醇醲今去公沒甲子一終曄曄其光濯濯其
英冀公不昧克耀威靈狼烟永息鯨海載清凡茲有

民孰無仁義義主君臣仁主父子惟此邦人惟公是
視冀公保佑以誘其衷課忠責孝教事無窮我民報
事敢怠其終逃彼睢陽信州精裡以似以續續古之
人

揚州石室書院奉安仙源清陰二先生文

殺身成名聖人所稱守死善道君子惟能曠世倘有
聞者猶興况今大節萃于一家金昆玉友圭璧無瑕
天地之氣河嶽之精稟賦剛正鍾毓淑清雅量崇深
英姿粹明夙師儒賢素交鴻碩移孝事君竭誠憂國
陳善閉邪鐵堅矢直進退輕重步趨繩尺德業斯尊
文章餘事列郡謳歌特其糠粃廊廟園綺丘壑夔龍

水壺水鏡雪栢霜松蹈烈取義臨危履正湯火何憚
蠻貊可行慷慨從容談笑勇進自託青炯日無白刃
雲霄萬古壁立千仞三綱宇宙九鼎 邦國昭乎日
月屹然山岳名動華夷事光竹帛文山有二侍郎非
一死亦猶生凜有餘烈一代二難千載兩賢惟忠與
義有國所仗宜爲世範以一趨向奉以俎豆多士應
響睽茲維揚桑梓之鄉列嶂峨峨湖水湯湯有儼斯
宇同享一堂鴈行有序彝倫益彰吟諷攸趨絃誦之
場松楸在望杖屨悅臨涓言妥靈是聽是歆

鎮川百源書院奉安李麟齋文

恭惟先生高才達識亮心正氣千詩櫓書服仁佩義

趨庭承訓聯棣播英陳謨煥猷鵠峙鸞停家聲方蔚
邦運俄傾 新命已昌舊玉屢更人有向背事有權
經人曰幼君吾家所立挫握顛斷如飈撼厭彝初占
險事以相及英珪旣成震陽隨踏嗟惟先生一心如
水國破家殘身糜義就旣樹臣節亦彰考意烈爲霜
雪皎爲日星惟圃暨冶志侔事并有馨其名有炳其
靈惟此常山遺迹攸存耆老相訂尚挹清芬有祠在
谷鄉賢所享爰齎其位薦此肝饗嗚呼先生實全明
命林林衆生孰無是性利誘威驅罔不失正方時大
變勢崩如土父子同德屹然砥柱事光青史功在斯
文今我報祀寔採輿言庶幾百世顧我饕饋

長興陽江書院奉安南秋江文

猗歟先生氣質豪邁志尚高孤早遊師門得友真儒
亦有遊方心迹相孚濯纓江湖荷蓋蘭佩母嶽之哭
泣歧同致挹古墓遠凌高厲空脫屣塵紛灑然清風
惟其本實不違帝衷懲酒誓愆修契惇宗心性之論
或升堂室盖曰高明時有透徹穴窻之諭盖勉增廓
伊昔 光陵應天禪受奸臣乘釁讐我 聖母撤其
廟主取其 陵土 文考之靈獨享蒸嘗神人哀恫
氣鬱心憑逮夫 神孫尚爾因仍惟是先生年未弱
冠乃明倫義乃瀝心肝言雖莫用志氣如山泊乎己
卯厥義乃行 宗靈鼓舞國人和平究厥權輿實肇

先生六臣有傳綱常愈植褒陳之筆皎如星日事業
之耀風聲益振泉壤之禍舍嗟何愍惟是茲鄉邈在
海陬何幸當年賁然來遊隱映釣臺遺躅分明樹竹
含馨巖壑凝清惟我後生曷任追思棲神揭虔山谷
之祠蘋藻有薦昭告微誠永願顧歆佑啓文明

南陽安谷祠宇奉安道源齋朴先生文

恭惟道源志豪氣清希高慕古惟道是程在 中廟
世有趙文正得君其專士類相慶維時先生並占利
見曰吾所學時哉可展陳謨進猷罔非堯舜崇賢籲
俊志成功允剛腸疾惡薰蕕異畛匪爲偏私寔曰惟
忠至治將成蝨賊內訌駭機關發並爲醢菹九死寧

悔一心如初蠻荒十年竟以樞歸斯文慘沮士林齋
咨維此南畿兩賢桑梓流風不泯遺跡寔在多士追
惟建此祠廟並安明靈式稽于古嗚呼兩賢其道實
臧一時之否百世之光願顧我享垂佑無疆

黃澗松溪書院奉安四先生文

恭惟 列聖興化羣哲相繼其在 成中最稱盛際雖
遭不造不克其施餘微未沫百世之師軌躅所留可
蔑崇報惟茲爰始敬伸明告梅溪曹先生卓犖其才
寬厚之資樞衣畢齋麗澤戴尼餘事文章黼黻 王
朝經術論思身許夔臯 主知方深弓遺鼎湖旋罹
奇禍稅于半途何幸衣冠藏我東岡松檟長新草卉

舍香松堂朴先生偶悅孫吳反求性理脫然寐醒晚
悟何害沉潛探頤日征月邁學成道尊左右俱宜真
儒當路處以喉司俄然虫篆厄我斯文卷歸桑梓疑
問盈門盖昔官庠于茲鳳樓雨化常存梧愛猶餘茲
惟二賢異世同源惟金嵐亭暨朴梧村有厥沿沂末
益不分嵐亭之世盖在己卯維時靜菴大闡斯道旁
招遺逸人曰嵐亭隱居求志小學爲程 恩命游至
素履彌貞如郭林宗行潔風清 睿獎斯加門閭寔
旌梧村豪邁學于家塾盖自松堂再傳問席仰惟至
性雖古難匹孝感於菟承事如僕惟此生祥寔自天
翁本既立矣將左右逢氣清數局罔底于成瞻厥里

表永樹風聲幸哉褊方羣此前躅士故知方鄉無稗
俗歸功有在考德何遠睠茲上游環溪疊巘建此一
宮棲神薦祝梅溪松堂面南位北嵐亭睨享梧村配
食日吉辰良同好鼎來縉儀權輿永永無怠

林川七山市南俞公書院春秋享祝文

英詣之資博通之識洛建遺書沉潛精熟求仁惟力
信道之篤昭代經綸士林矜式茲值春隨丁敬薦宰
酌

南陽祠奉安諸葛武侯胡文定公文

天降大訓叙秩命討當世之亂愈用眷顧必生其人
其責是付惟忠武侯生際漢末抱膝隴畝遺外聞達

及膺三顧仗義討賊明王黜霸庶幾禮樂事雖未就
心如天日何後之人大統於昧謂寇于彼是日戴地
倫綱耗斁天壤傾圮餘六百年乃有文定惟文定公
實惟天挺當宋南渡兩儀晦冥行舟溯歸冷煖之義
乃因春秋揮發聖旨上明天道下正人理尼父家奴
不怕復起既造門墻諸子糠粃故於古人獨仰我侯
激仰相感謂大丈夫惟此二賢始皆南陽爰茲發迹
異轍同方長庚松栢晃煌蒼爵是以晦翁條貫合一
粵我羣蒙雖在鰈域幸茲邑名同二賢鄉相去萬里
尚有餘光卷中影響雖挹清芬曷如俎豆致其著存
况今陸沉世道堪咨立懦廉頑其不在茲蓋聞廬山

有臥龍潭晦翁循名祀侯潭潯柯則不遠曷云師心
乃諏乃度乃建斯堂乃妥明靈日吉辰良佐王之姿
素臣之儀聯輝並馥莫見參差惟故尹宰嘗值亂離
捐身殉國以扶人彝苟無遺風斯焉取斯從祀南端
俾承末曦蓋自聖遠知罪先亡亂賊縱橫夷狄狃猖
遙遙漢宋二家相望或以事業或以文章羽翼聖道
俾厥有常功豈禹下一治庶幾是我苞稂蓋切興思
豈無蹄輪水則資舟願垂精爽永佑王猷俾不或亡
歆我齊羞

春秋享祝文

正義明統傳經翼聖功不禹下人道有定聲教東漸

地又循名妥靈蠲饗薦茲春秋丁以府官殉節人尹某
從享

平壤府乙支祠宇奉安文

河岳孕精挺生人傑忠貞之蘊沉鷲之質文章武事
兩皆超絕維時高句有隋大兵掃天下衆橫截幽并
山壓之勢殷如雷霆公任存亡或使或將出奇制勝
運之掌上彼簡輕銳徑渡瀆水其距箕城纔三十里
羣心洶湧我則如故投詩諷意詞理俱到彼將意關
捲甲而還我乃尾擊積屍如山始三百萬今二千餘
國不蕪獮民安室廬豈惟勲庸輝赫當日彌百千年
亦藉餘烈由唐及遼洎厥金蒙或被挫抑或戢頑兇

太史良筆蓋歸之公而地僻陋古事無徵寂寥詩章
但入選藤能捍大患自古大烝 聖朝文明禮典其
疑元祀咸秩惟公未稱今茲多難追慕彌增爰建祠
廟以妥公神冠紳鼎來共薦精禋願奮威靈鎮我邊
垂式銷氛禳乾清坤夷惟億萬禩報事罔虧

春秋享祝文

文開裔曹武薦駿功既顯且膚惠我箕封茲值仲春秋
敬陳牲物願垂歆佑萬世無缺

洪州魯恩洞奉安成先生祠版文

於戲魯陵丙子今二百禩舊宅猶存尚是異事矧茲
祠版既隱而顯今返室堂理終難舛維昔先生受命

英廟六尺之託與我同好天眷 有德我守吾義難
成之仁惟父暨子當其禍敗孰念忘祀孰作斯主孰
書以識孰因底事旋復瘞之露梁叢塚亦或信疑當
時真蹟一皆堙滅尊慕雖切奈如響絕何幸曹儻天
誘其衷王城斷麓陶器之中剡首勒額舊題分明偶
觀止惕然心驚走告章甫章甫奔波齊拜于前拂
拭塵沙莫如惟昔 聖主前和爰奉以妥彌甥之家
瞻聆所及孰不感涕惟茲曾洞實惟桑梓攸宇歸然
若魯靈光雖新榱桷不改棟樑神馭式南穀朝斯涓
庭木生梯尚識宿懸故里輝映卿士駢闐鬱彼烏栖
東望長關想乘雲氣遙追舊班嗚呼先生不昧者存

莫安之初敢獻苾芬

懷德興龍朴叅判碑閣享祀文

萬世忠臣 聖祖綸音千載高名士林所欽維此興
龍先生遺宅臺傾沼平山哀澗咽維亭有址階砌不
移芙蓉何在稗稻離離邦人指點涕洟齋咨乃相謀
度乃碑以樹揭額于陽記實于後豈惟美盛實侈
聖謨曷庇風雨有閣渠渠名以壯節寔稱非誣恍然
英靈陟降于茲乃涓吉辰薦此牲粢同好鼎來縣侯
致慤神其顧享永世無斁

錦山從容祠奉安霽峰重峰二先生文

惟天有畀于此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靡貴靡賤

罔或不均苟厥無是馬牛冠紳伊昔 萬曆歲丁壬
辰島夷猖獗 宗社蒙塵惟時忠烈暨趙先生遜于
荒野古道是程糾義討賊勇奮如霆民捨其耒士釋
其經仁義爲兵莫我敢嬰繫天不助功毀于成次第
捨命先後同轍子弟諸生偏裨士卒泊于緇徒義罔
有缺邦人報事 聖朝褒節第昔未遑不屋而壇時
窘風雨誠禮莫單流俗所輕識者攸歎乃建斯構以
妥明靈尊牢司祝於位是聽堂齋厨福百爲具焉事
以上聞 恩額下宣循名揆實信乎從容在子成孝在
臣而忠致殊理一同此一宮蓋惟忠烈從事栗翁薰
德雖晚河飲則充矧趙先生最蒙提警聞言見行罔

非其正考本觀化斯宜取斯從茲帝衷莫虞其虧今
涓吉辰薦此馨肥庶同歆格無我數遺

永同鄉祠奉安張節度朴萬戶文

惟我稽山邑雖十室山川孕秀顯人輩出謠俗所賴
咸仰遺烈惟節度使栢冶張公伉伉其勇百夫之特
雖事孫吳實耽經籍家行旣著邊功亦植上及之績
遠徹 帝聽如雪之清或膺 朝旌惟茲盛美曷非
世程山海先生高尚其事於公契誼如蘭之臭矧余
鄉里後生小子惟萬戶朴公賢孝之行寔惟天得漁
獵滌瀆志物兼極服勤劬躬老而彌篤北溟嘉魚孝
感應義亂離遽瘼卒選兇牙爲親乞哀頑莫我聽身

以蔽覆終於並命 聖朝寵嘉褒絜有炳惟我二公
並生吾鄉先後相望爲我耿光餘徽不沫永爲矜式
爰作廟宇妥侑孔飭卽事之初老少咸集恭陳宰酌
庶幾歆格

慎獨齋先生祠堂告文

代作

日者 聖上採取一國公議崇奉 孝宗大王爲不
遷之宗府君庭享之禮從而萬年不墜則私祠奉安
雖百世亦將不敢祧遷矣 恩光罔極慶幸無窮謹
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祭溫泉文

維 崇禎乙巳五月丙戌朔十八日辛丑恩津宋時

烈謹薦清香于溫井之神而謝之曰惟爾靈液順陽
爲泉含生全集無疾不痊惟厥利澤已云普遍矧惟
茲今言曷究選粵自庚子 舜瞳受昧朱陽陰曠萬
象蒙翳羣下悶塞 宗靈隱恫遂乃南臨便收奇功
天開日朗光曜九土 慈聖歡顏都民蹈舞人曰神
休終莫與膺惟古報事成洎溝墳虞徧羣神周秩無
文逮至晦菴禱祀尤虔有應必謝如酬酢然今我臣
民各思燒頂惟此老臣倍切嘉慶敢陳明賽冀蒙神
聽願益揚靈篤弼 受命

謝雨祭文

國運不幸旱乾連歲 聖上焦憂玉體貶悴生民遑

遑控訴無所幸而明靈愍然眷顧昭答微誠疾如響
報甘霖徧霈甦枯止歆豈我嘉生而不豐好深恩大
賜寧或可忘敬陳牲酒以謝靈貺惟靈降歆終此盛
德惠我 君民保佑無極

祭骸骨文

庚戌十一月二十五日戊寅華陽洞主人使奴業告
于東邊暴骸之人曰掩骼埋胔先王之政行死尚殮
周雅所詠汝始何人於焉棄捐貴賤莫辨老少寧分
或刃或噬饑歲之填蓋選其凶誰視誰矜雨打風搖
雪霜侵陵南面王樂是周荒唐既曰同胞矧在家旁
心焉惻怛指揮僮役收襲以紙復裹以席埋之巖下

面陽之隙一盂一觴復以侑之從今以往永寧于茲

告黃君美文

維 崇禎庚戌閏月戊子朔二日己丑恩津宋時烈
告于亡友黃君君美之靈吾人之逝倏已五載精誠
之感頻接夢寐去歲西上入哭筵几破壁殘第秋草
圍之吊孀撫稚難禁沾頤惟是先銘久未成文比因
伯氏傍緣舊言要責甚勤有泚于顛亟治研筆叙次
鋪綴迹高文卑事偉人劣自看一過尚多疵疢非不
竭才分外難開况以畏忌時有低徊豈惟生人慮及
塚隧大節孤忠故有味點如晦翁文竊媿魏誌第惟
盛美何待余記箕國千秋事如雲水表額大字並如

宿戒庶幾以此少塞冥責緬因天倫薦此卑情不昧
者存冀垂明聽尚饗

告同春堂文

維 崇禎癸丑七月二十六日中表弟宋時烈將赴
京師歷告于同春兄之几筵伏以 寧陵遷奉之議
遽發於今夏舊 誌所鐫是兄手筆今將棄捐而遂
命賤臣改寫新件俛仰今昔曷勝愴涕兄若在世則
其復膺斯 命也無疑矣兄雖有難進之嫌猶且黽
勉趨赴自效於 聖考終事也乎其或否耶今者嶺
詆復起朝著不靖想兄忠純亦必傷歎於冥漠中矣
正以此時冒昧單行疵賤之蹤無與周旋要與夏也

相攜西上想兄不昧鑑此悲忱也謹告

又

維 崇禎歲次庚申六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罪累
人宋時烈猥蒙 聖恩歸自海島謹以酒果來告于
同春先生宋公夫人鄭氏之墓曰當初燕兆頗有人
言改卜于茲皆頌其好學堂在北橋原峙南松栢連
陰岡麓相望既厚且密千世永安當其遷移余謫南
海緘辭致酌略伸孤衷今此來歸墓草屢宿永念平
素涕淚橫流曩在甲寅鑄積當國欺我 聖主戮我
天常追奪公官拘余荆棘爲公訟寃並皆斥奔敷虐
肆威逆節萌起 聖斷斯赫時事變嬗筵臣白公嘗

言積慝宜有追典如曲江張 上曰俞哉予已懊悔
既還攸奪又光墳瑩光生士林榮動泉壤妖腰亂領
一并無之八九年來公言益驗蓋心無累由公而明
從此 邦家庶其回泰而久與受並當軸勻望實俱
隆士民拭目雖云飢渴飲食易爲平陂之間包憑妨
奪任重責不難塞輿情寔余愚衷憂不能已想惟靈
爽實同斯心嗚呼溫文之姿信順之德一丘永閔更
接無由陳此荒辭庶其昭鑑

永平謁朴思菴廟文

崇禎癸亥五月壬寅朔初七日戊申恩津宋時烈敬
謁于思菴朴先生之廟嗚呼保合真儒圖興善治先

生之志琴書顛倒霜露危灘先生之蹟 聖主之褒
坡翁之誅與雲水白我來採藻敬薦明酌精靈如昨
尚饗

告李澤堂墓文

維 崇禎歲次甲子十一月三十日恩津宋時烈敢
告于澤堂先生之墓惟公早習文藝因而悟道討論
經書不事口耳舍英咀實得其真腴以故其議論文
章終始不違於朱門最是易書是聖人開物成務之
大法惟公酬酢必踐曩時昏朝獨立不懼大過是用
亦見其一遵經旨之大端也若其修史之時據事直
書而是非自見亦史家之正法也至於栗谷先生則

論議多矣其不知者固不足言知之者亦不能形容
其一二皆是影外之影也惟公所贊不少不溢真實
酌當又以我師門爲傳其學則可謂百世之定論矣
如不熟讀閩洛書而得其旨訣何以及此以此知公
學有淵源不可只以文藝名之也時烈以事來住公
故里登拜丘墓撫古傷今略爲此文以寓平生景慕
之誠英靈不昧庶幾監格尚饗

告先考妣墓文

維 崇禎歲次丙申十一月乙巳朔六日庚戌孝子
時默有故使弟時烈敢昭告于顯考朝散大夫行司
饗院奉事府君顯妣端人善山郭氏之墓恭惟府君

實有卓行高識末季所稀矧惟昏朝時所樹立足以
聳動耳目扶植倫常而世道鼎新之後猶自含晦不
爲人知竟至沉阨而沒世沒世之後不肖兒等又不
能立揚以顯休懿惟是實美難掩今譽無已親懿誦
慕愈久不衰歲在丙戌不肖等謹次遺事數千言并
先友諸公及中表姪宋浚吉所記述請銘于清陰金
先生先生恨失平生之雅用意構詞克闡潛懿既又
得慎齋金先生筆勒上于石茲又以浚吉之筆追錄
顯妣就世及移厝日月並著封塋所寄邑里之名今
將揭樹于雙清堂府君大碣之下左惟茲文筆所出
皆是當世之道德君子則可以艷賞於今徵信於後

矣固非英馳俊驅以耀於一時而旋若鳥獸好音之過耳而輒無也區區不肖之心庶幾粗愜而此外追顯之事更無所及只增摧痛罔極之情而已又是顯妣遺行實多可記而事力殫竭今不得別爲建石之計蓋將有待於後日然事喜乖張時忌遷延不勝悚惕憂悶之至事功將訖敢此虔告謹告

告先考妣墓文

維 崇禎歲次乙巳二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孝子通訓大夫行益山郡守時默係官遠地使介弟時烈時燾時杰等率其孫疇錫圭錫等因此寒食節祀薦享之日敢昭告于顯考朝散大夫行司饗院奉事贈

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府君顯妣贈貞敬夫人郭氏之墓伏以納銘幽堂以圖不朽自前世以來未之有改顧我顯考盛德大節書于史官載之褒典又刊布於清陰文集則固不必更待埋銘而聲烈垂著矣然陵夷谷遷之後安知兆域長保如今日乎子朱子所謂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掩之此深長思之至言也故敢略收事實書爲八片茲記先世墳墓所在而先妣德範亦以附見矣第以時烈實主撰述而疾病憂悴之餘精神昏匱不無闕漏失於詳悉無任皇懼悲切之至仍伏惟念時默等實蒙積善之慶不食之報

慈覆之佑俱竊官位時默以去歲蒙 恩獲躋四品
時燾亦兩佩縣符時杰則先考棄諸孤時甫爾髫齡
最所憐愛我先夫人孀貧之日艱難鞠育矣今並霑
恩亦受臨民之官時默等奉承先訓夙夜祇敬惟墜
隕先德是懼不敢怠荒而惟是祿不逮養摧咽難勝
伏惟恩靈鑒此哀誠惟此孫曾之類藐然綿脆幸克
陰庥垂裕無窮不勝幸甚時默等不任憑恃祈望之
切用伸虔告敢告

告注山持平先祖墓文

祖考祖妣封塋相去咫尺而每當祭時逐位各設不
得使考妣尊靈一處合享誠爲欠事故欲就兩墓間

隙處築得一壇以爲修祀時合設之地今將始役敢
告

寬洞橋谷注山三墓歲祭祝文

歲薦一祭禮有中制履茲雨秋多露彌增感慕謹用
清酌時羞祇奉常事尚饗

告子婦李氏墓文

維 崇禎甲寅九月二十八日舅告于子婦孺人李
氏之墓我與子孫久留于此想惟存歿相與依庇今
茲捨去愴懷難禁酒果告行庶諒我心

告叔父墓文

維 崇禎歲次甲寅十二月庚寅朔十八日丁未從

子時烈謹遣孫男淳錫以酒果魚肉敢昭告于叔父
學生府君叔母孺人金氏之墓惟余小子氣血傍通
時修薄物以展塋封今以罪戾飄飄靡託從茲此事
不可復續替告微誠庶幾歆格

告先祖雙清堂墓文

獲罪流竄七年于茲今蒙赦還 聖恩罔涯亦豈先
靈垂以覆慈謹以酒果敢伸告儀

告先考妣墓文

自謂墜訓獲罪朝廷流離竄謫劇于元城自北而東
自東而南巖凝霜雪熱濕瘴嵐六七年來死期日迫
丘木興懷有淚橫落明靈默佑迄保軀殼今茲 聖

上特加宥釋海外生還 主恩罔極來行展掃愴懷
靡極今春驚動由不肖故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告家廟文

荒墜先訓得罪于朝竄謫南北七年于茲矣今蒙
聖恩解脫來歸惟是室人李氏甲寅之歲笑語拜別
今茲展廟木主躋祔幽明永隔不勝愴咽重念高祖
考府君當圭祖遭禍顯著神明事載于史惟不肖於
甲寅告祭之時又示靈異祖孫一氣理應如此若非
府君精神卓然不昧何以與此是知今日生還亦賴
冥中之默佑也又念曾祖府君當圭祖謫還也喜不
自克感疾而歿今日不肖之歸想亦有慰悅之意矣

告寬洞注山沙峴泚陰先墓文

荒墜先訓得罪遠謫蒙 恩赦還取此來謁敬奠酒
果尚冀鑒格

告亡室墓文

我之悲情略伸于祠今來省墓宿草離離幽明永隔
語言莫通念昔糟糠淚滿雙瞳靈應不昧昭鑒余衷

告仲氏珎山公墓文

五年竄謫未入重溟同氣之戀何間幽明今歸薦酌
庶鑑微誠

告雙清堂府君墓文

恭惟府君以豪才邃學樹立風聲至今二百餘年而

子姓蕃昌至於外裔屢位 坤極母儀一國莫非餘
慶攸及粵惟去歲癸亥十代孫疇錫蒙 恩登科今
為藝文檢閱前歲甲子九代孫相琦繼登科第步武
相聯此實前所未有者也第以兩年之間哀纏率土
俱未得薦慶神道普深歎歎今茲二孫適皆來歸略
以官奠同伸虔告伏冀考妣明靈同垂歆格

告先考妣墓文

孝孫基學守官遠方代介子時烈敢昭告于皇考云
云皇妣云云恭惟府君孝友純篤節義度越獲蒙
累朝之褒崇兼以不肖之追榮馳 贈之典至於極
品又其衣履之藏密邇雙清府君前祖後孫永流其

芳百世不磨又幸子孫祇承無甚得罪于鄉黨州閭
國人稱以名族斯實遺教所沾歲在癸亥第二孫疇
錫奏藝 王庭獲闡大科今爲藝文館檢閱日侍
龍光世所稱極選者也茲豈非積德之餘慶不食之
所報歟然而常懼不稱以忝先懿故每祈恩靈垂佑
俾勿荒墜而已惟其決科之初遽遭 國哀告慶之
薦不得設行今適宗人相琦繼登慶科來奠雙清府
君時烈亦以事來歸而適會不肖猥受 聖上恩賜
敢遵熟薦之儀陳此別祭而仍告科慶官榮使之拜
見于塋域之間伏惟考妣明靈並垂歆格

告叔父母墓文

維 崇禎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初二日癸巳從
子時烈敢昭告于叔父學生府君叔母孺人金氏之
墓時烈有故于東峽來住久矣適赴 聖母練日路
過墓下敢以酒果略伸情禮伏惟時烈年老垂死此
後來省永不可期不勝感愴之至

告亡室墓文

維 崇禎甲子十二月十八日夫宋時烈告于亡室
李氏之墓余以末孫晦錫之病曾往砥平因以 國
練迫近 聖候違豫轉入京都仍抵于此偶有受
賜食物謹以爲需執盞以酌仍有陳辭惟君葬此五
年于茲歲時名節每以修祀先墓之故一未嘗躬奠

于此今又逼歲南行事迫未免徑歸不勝缺然之至
惟茲羞酌實出 恩榮靈庶欽承惟是晦孫之疾至
今四箇月而一向彌留渠欲扶曳來此憑賴明靈以
延其命此實疾痛之呼其情感矣靈豈愬然行禱五
祀禮既有文而周公之請命三王其理不爽想惟慈
覆之心無異平生克庸保佑以底無虞千萬之望嗚
呼泉途雖隔誠意可通靈其昭格毋孤祈懇尚饗

告子婦李氏墓文

維 崇禎甲子十二月十八日舅告于子婦李氏之
墓頃以晦孫之病久滯砥平因以 國練迫近 聖
候違豫轉入京都仍抵于此偶有受 賜食物謹以

爲需酌爾子婦之靈惟爾葬此二十四年于茲每於
歲時名節薦享先墓之故一未躬奠于此今又逼歲
南行事迫未免徑歸不勝缺然之至今茲薦享實出
恩榮爾其欽承惟是晦孫之疾至今四箇月而一向
彌留渠願匍匐來此憑恃明靈以延其命此實窮而
反本之理也其情豈不戚哉夫一氣流通無間幽明
况爾英靈昭明不昧平生慈愛豈或弛忘庶幾保佑
俾無他虞不勝幸甚尚饗

告沙溪先生墓文

維 崇禎六十二年己巳二月十一日己酉門人宋時
烈得罪于朝廷遠謫耽羅憂過高井文元公沙溪金

先生之墓而竊嘗受教以爲朱子不滿于伊川請見叔母之事故不敢登拜使松江後孫鄭游操文以告曰竊惟集羣聖而大成者孔子也集羣賢而大成者朱子也前後聖賢其揆雖一然其博約兩至功力俱到無一不合於堯舜禹以來大成之道則未有若朱子之專者也以故栗谷先生之學專出於此嘗曰幸生朱子之後學問庶幾不差惟我先生實承其統緒矣竊矚於講論之際雖周程張子之說有所異同則不無取舍矣常曰微朱子則孔子之道不明不明則不傳矣惟茲小子耳熟而膺服以爲雖聖人復起不可以易斯言也不幸有尹鑄者戾氣所鍾乃敢攻斥

朱子不遺餘力小子不自揣量極力舐排爲其所嫉曾有巨濟之行先是尹宣舉以牛溪宅相故又爲私淑之人而黨鑄甚力以扼斯文小子又以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并與宣舉而攻之則其子拯不思自反蓋愆之道而反讐視小子顯有抑揚使其勢潛熾 宗國將亡又敢爲舐侮栗谷之說小子不勝驚愕攻擊之言或過其中因以仇嫉謗讟海溢河漫彼之相與黨助者又多昔時攻栗谷人之子孫也今因朝家有事小子遂有此行而拯乃騫騰小子因以爲苟使吾道由吾不至盡亡則雖滅死萬萬無恨矣旋自惟念雖受教育之恩行之不力未能變化氣

質而不自知此出於血氣之私而或非義理之正耶
苟如是則不但南海之神罰而殛之而其得罪於先
生甚矣姑以此奉質於先生尊靈要以爲朝聞夕死
之地焉願先生鑒臨焉尚饗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八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九

祭文

與同春草廬祭沙溪金先生文

維 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十月辛丑朔十四日甲寅
門人宋浚吉李惟泰宋時烈等謹以酒果之奠告訣
于先生之靈筵嗚呼先生道如地負德如春生將不
可一二談也而年加於孔聖之十一又肯曰予有後
昆則先生之於道與德壽與福無所憾矣而將有太
史氏狀焉小子何述惟小子等早失所怙幸得依歸
瞻其容而悅良玉之溫潤卽其座而樂春風之和暢
問業則居敬而致知也請益則修己而治人也論太

極則是朱而非陸辨理氣則捨陶而取栗講宗禮之大經而主洙泗之微旨叅河南之的論毫分縷析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靜嬉游林泉而發舒寬廣從容答問而誨諭丁寧悠然有舞雩之樂泰乎有興國之趣不知日之將夕夜之將闌則世趣雖異俗諂雖騰而知依得所莫顧其他譬如幼穉之兒入父母懷而不怖其狂雷猛虎之患矣今焉已矣尚復何歸嗚呼痛哉小子等稟質庸愚受才凡陋生於僻鄉而無善俗長志科名而墜世臼滅裂伎倆少無可稱而猥蒙獎許謂可以教恩愛之篤蓋出於尋常之萬萬矣蔬食菜羹必分於前起居寢息必命於側戒浚言

以早世路者慮其妨學業也教惟泰時烈以做時文者知其有老母也其來也喜其至其退也悵其去拜違之際必問其復來之日寄書之時必道其相思之意非曰能之而偶有一得則喜見於色無吾以也而各言其志則必悅於言嗚呼先生之期望於小子小子之仰成於先生夫豈偶爾而每幸其春秋已高氣貌彌盛庶幾百年永保此樂孰知先生教我不卒而棄後學如遺耶嗚呼痛哉往在孟秋之初寄書於浚吉時烈曰兩公同處必有相益吾得浮病氣吸遄促云而猶喜其筆力無減辭語不錯無妄之疾必底於勿藥之喜未足深念而豈意舊痾未痊新恙交添一

紙遺墨終作永訣之筆耶嗟乎消搖之歌已動於寄書之日而省問後人未與於執燭之列易簣之際始及於門而又未能卽趨以入奉訣頽面惟泰之來又後於二子則殮飾已設儀容已掩平生至痛沒齒何洩尤有所痛恨於心者先生嘗語於小子曰吾欲有事焉時晦之疑多謬寒岡之禮說有闕徐三人合處而會則可與證其謬而補其闕焉小子等敬諾而退厥後或有疾病或汨世累終未仰副盛旨早知如此何敢一日捨函丈而之他以孤辱教之意而永結終天之恨耶言念至此肝蝕而腸摧嗚呼痛哉泰山頽矣吾徒安放嘉言懿行日遠日忘而唯功利之誘

鄙俚之說喧豗於左右則寧保其初心之不變而不負其教育之恩耶而况疾病侵尋舊習猶纏歲月難住歧路易差而平生所受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則中宵撫躬雖欲不悲得乎昔日先生之憂我三人者實惟其不克有終而今日小子之自悲其身者亦惟其罔有歸宿近將謀卜一丘擬結三廬相觀相益一遵先生之毅律而鯉聞詩禮嗣續德音門墻不空典刑猶存則請以所事先生者事之而先生之證訂遺稿成秩盈篋欲就有道而正焉其將捨此而何之繼此以往小子之跡不絕於君子之庭而或免爲小人之歸矣伏願先生之靈永垂憐於長夜擿埴之人

而或有所保佑於冥冥之中也嗚呼痛哉小子事先生于今有年矣既不能致養無方又不能服勤至死而三年築室且乖夙心噫先生視小子猶子而小子不得視先生猶父也他年地下無面奉對嗚呼已矣夫復何言儀形永隔卒業無期風霆之變日月之光三千曲禮三百經禮萬變之酬酢一貫之精微義理無窮而墜緒茫茫浩浩真源何處尋求永言思之慟懷如焚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嗚呼痛哉尚饗

爲同門諸公祭沙溪先生文

維 崇禎十四年歲次辛巳正月丁丑朔初七日癸未門人通訓大夫前行旌善郡守金顯將仕郎前澹

源殿叅奉李恒吉等敢以酒果脯醢敬祭于沙溪金先生嗚呼先生道德崇深教化無窮矧余小子等及門親炙受恩罔極者其於梁木之慟羹墻之慕曷敢以歲月之久而暫弛哉顧自先生之沒倏焉十有餘年矣遺風雖在士學靡宗其不以不善之行得罪於鄉里者或寡矣况望其奉承緒餘篤志力行以不負先生教育之恩哉今茲遷奉再覲靈柩玉色金聲恍如重承旋將永闕攀慟莫及嗚呼亂離瘼矣世道漓矣朝聞夕死知有何人伏惟先生尚有以哀憐而默佑之也嗚呼哀哉尚饗

老先生遷葬也余侍文敬先生在高井前一日連

鄉諸老將同薦莫將有羞已陳余曰不可無文諸老曰倉卒難具盍與公聯名而略述數行耶余曰余方欲別薦微誠屬稿將半承命難矣諸老強之不已遂捨之而別爲立草則諸老曰可矣遂用之其半稿則銜袖而歸今失其所在茲因疇孫聞瑞石諸公有所云云追記其文老荒之餘又失其半悲感益深矣當時春兄病不能會既歸則笑而迎謂曰此間少輩錄來連鄉祭文大加貶駁余笑謂曰毋爲輕議也因記頃年幼輝氏倡爲兩賢從祀疏也得谿谷文示余余不知而議論妄到則幼輝氏微笑而去至今思之愧汗沾衣也當時幼輝氏

之笑余必如余之笑少輩也余曰余文何敢擬谿谷也至今五十年而余獨留在此世終殘有聞孤負老先生教育之恩常切悲懼而春兄與諸老亦不可見矣略記顛末以示疇孫使及於瑞石諸公云時 崇禎丙寅陽月華陽老夫書鄉老文末端云云其時以周孔之統晦翁繼開麗有圃老其書東來石潭之學一主於斯惟我先生早自得師缺樸實用功終至明通至于晚年道全德隆論其氣象渾厚深崇或謂春和或謂嚴厲仁智異見皆是測蠡缺嗚呼千載道喪理晦晦翁之功萬世永賴其功維何發

揮經旨唯於禮經未盡梳洗付託後人極其諄諄
先生於此如受面命用志不分朝講暮訂缺勉齋
續編當與揖讓缺惟余小子稟質偏駁天誘迷衷
改轍登爻缺○右半稿

祭郭雲章文文漢文

維 崇禎七年甲戌九月初八日辛酉將仕郎前行
敬陵叅奉宋時烈使其弟時貞致酒果之奠于亡友
雲章之靈禮曰朋友之墓草宿不哭今星霜已換一
暮載回日月久矣墓草宿矣而余心之痛益深切矣
蓋余與君結髮為友遊則共方學則同業君之端良
余則悅之君之明秀余則愛之歲寒之託百年為期

而君遽棄余而逝雖墓草拱矣墳土灰矣慟惜之情
曷可少弛頃歲邂逅君嘗謂余吾志苟立顏子可學
而世人聞此莫不駭笑然則顏子終不可學耶是可
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於此語深有省發感奮
之心不能自已自此持志不敢少懈兩歲以來耳中
絕不聞此語余安得不長慟永悼於今日也嗚呼自
君沒後父老親知尚皆無恙而惟是叔主蒼顏白髮
滿目蕭然豈非念君而促其衰耶君若有知應不自
慰於冥冥之中矣嗚呼子平初暮寔在前夏而余適
南遊孤負一酌今又役役世故不能躬奠於君余懷
之悲胡可勝云緘詞寄哀尚冀鑒饗嗚呼哀哉

祭第三從兄 時倓文

嗚呼吾兄兄亦舍此而何之將與諸父兄弟從遊於九原而忘歸耶死而無知則雖骨肉至親亦將冥然漠然而終於不知死而有知則寡妻幼子將使疇依而棄之如遺耶吾不知兄之知與不知亦安知兄之知我之悲不悲乎哀兄世之孔竒無一事之可言早嬰痛於風樹又抱悲於叩盆丁牛虎之兩年屢悲鳴於鵠原紛朝齏而暮鹽長輶軻於蓬門天又嗇其永年歛半百而除八伊天道之可諉豈二足而不翼有三兒之蘭茁而大哥之篤學不羸躬而尚後倘庶幾於來日惟弟時烈生雖後於八齒卽忘年而石玉早

從食而乖違嗟一南而一北中遷就而密邇我則懷而兄清旣昆仲之零落子相顧而煢煢歲霜露之履愴幾同感於肝鬢紛同衾而叙懷月每高於三更逮今春之將暮姑母逝而兄病疾奔哭而就問謂脩短之有命執余手而託後尚精神之炯炯謂無虞而告歸不旬日而訃至涉秋夏而冬至惋音聲之在耳明將遷而卽遠痛儀容之永闕憑長號而莫及願世世爲兄弟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松崖文

維 崇禎乙未二月二十三日戊寅友人恩津宋浚言宋時烈等聞松崖金兄之柩出自舊塋將以明日

移窆于其東而適以疾病未能就訣謹遣人緘辭以告曰嗚呼念昔交情三日猶疎存亡一乖二霜有餘云胡夢寐莫之頻接豈兄精鬼濟乎無覺北堂康強飲食孔時嗣子賢孝居戚無疵兄如有知庶慰悲思時事紛綸罔知攸屈苞稂之寤兔爰之寐孰爲得失勿復道已嗚呼人間今夕地下千秋遙薦河酌兄其諒不嗚呼哀哉尚饗

祭申君弼文

崇禎戊戌二月戊辰朔二十一日戊子友人恩津宋時烈聞亡友君弼之窆卜在三明謹遣門人金克惇以菲薄之奠酌而告訣曰嗚呼兄之南去余在山中

不得就別兄之北歸余以疾病不得就叙余方結茅於兄之舊居兄送語以爲屋成當攜被來宿以叙戀懷余亦謂稍待日和力疾以就矣曾未幾時忽以訃來嗚呼人事之不可期乃至於是耶時余方伏枕席忍死疾走則兄已冥然長臥呼不聞而言莫通矣嗚呼孰謂辛卯造次之別遂成千古耶嗚呼兄之仁厚余所愛慕兄之醇古余所敬服而此則與衆所同然者至於時平而淡泊於祿利世亂而優游於田野終潔其身不受其塵垢則此實兄之高致而余所獨知者也夫既獨知人之所不知其所以悲之者宜獨以異於人之萬萬也嗚呼茅屋已成溪山如舊俯仰疇

昔衰淚無從兄或來遊而知此意否抑亦與化爲徒
俯視塵世而撫掌一笑否其然乎否其不然乎否嗚
呼已矣庶監我哀盡此一爵嗚呼哀哉

祭宋叅議

國澤文

維 崇禎庚子二月丙戌朔三十日乙卯宗人宋時
烈謹以酒果之奠告于近故宗老叅議公之柩昔者
同春表兄祭于同樞府君之文謂公爲大孝始疑其
言大過從而思之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而公清官
顯職爲之養綵衣而戲古以爲美而公以青衫紫綬
悅其親使世之爲父母者欲其子皆如公之爲子也
則其爲孝果不大歟况公愷悌易良故人不忌其貴

嘻怡笑語故人皆樂其善人之所好天報以福故子
孫衍宇而 任姒之聖又出於外裔自有我宋以來
未之曾有者福善之理果不爽矣惟其大年不享僅
踰中身此則或者之所恨而理有難知者矣若余則
尤有所恨於心者去冬公訪余於京邸託以堂記而
因誇草樹之美且謂曰我當先歸君亦隨來東阡北
陌杖屨相從優游以卒歲豈不樂乎斯言也如雨發
萌如策驅奔常愛斯言之不可忘矣今者公以柩歸
而余獨生還吊孀於堂撫孤於殯是何平生之言未
嘗不踐而今日之相負至此哉雖然余以罪累之蹤
疾病沉綿幾何不隨公而死也退之有言曰悲不幾

時而不悲者無窮矣嗚呼斯言可以慰後死之心矣
聊以薄具持文來訣公其知否嗚呼哀哉

祭迂齋李公文

維 崇禎庚子四月二十三日丁未友人恩津宋時
烈聞迂齋相公之柩將以今月二十八日渡江以二
十九日永窆于衿陽不能躬往臨訣銜哀致誠使其
子基泰以菲設就靈筵以告曰嗟嗟乎余與世寡諧
始雖然諾終見其不肖而棄之者十常八九矣惟兄
獨矜矜念始卒不渝此於尋常人猶不知何報况麈
廡之於鸞鳳蓬蒿之於芝蘭自是非倫者耶余實荷
兄之知而感兄之愛視之若骨肉兄弟者三十年於

此矣往歲感激 聖考之眷容易出來猝膺重寄兄
實憂之潛規密戒不翅針之劄身而余自強悻或不
能奉承過實在余而不知者之論則可異焉至於北
疏之日所坐在余所詆在兄冰姿檠操橫被蠅矢之
汚余實累兄兄有何損至於去冬之事實由無狀自
取狼狽于兄何事而雅靖之履並困唇舌每念至此
愧汗沾衣然兄終不爲意滿紙情辭臨絕告訣兄乎
兄乎真知我者披讀痛哭五內如貫噫疇昔之夢兄
見余刺刺復及前冬語洩之事覺來起坐清血交頤
嗚呼余雖無狀豈敢疑兄而如是丁寧耶萬一如此
則亦獨何心嗚呼去夏 仁政殿前盡哀之餘握手

獨語之事誠不可不使兩家兒知之而亦不忍輒破明戒緘封在骨炳然如丹而已所託長溪公幽誌方此草定脫藁之後謹當徃復於部洞丈人以定去取也嗚呼已矣夫復何言兄所謂未盡之懷期于地下者真是實語今欲長言而心痛哽塞涕淚橫集不能成文兼且復以妄言罪名甚重不敢在家走入山間道中草此略以告哀兄若有知宜諒卑情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 崇禎歲次辛丑十二月丙午朔二十五日庚午恩津宋時烈力疾緘辭遠奉所撰芝川長溪府院君

黃公墓誌拜授孫男殷錫賚徃京宅禡祔家弟時燾告于故亡友迂齋相公之靈几曰去歲春仲兄疾陡劇自力爲書以告永訣雖屑于辭間以諧謔末乃有言外翁芝川君已許我以誌其阡蓋早成之逮我未續發書隕絕亟閱其狀叙次數行一字三噎俄得春書遽報不起投筆長號此事尤悲疾檢前書考其遺時縱我響報尚且後之謂已無及躑躅且止匪敢緩也姑有所待蓋自 國哀但有形骸俟收魂鬼倘終其事粗滿己心亦庶兄意今歲之春始成其草擬赴國祥歷告兄墓仍奉滄老又要二哥亟與商量俾無舛訛行到沙川停驂問岐忽逢訥公以書急追謂我

子頰遘癘遽亡悲駭改轍徑赴其喪續遭喪威兒病
又危且被物議驚若羈雌復假舊亭潛伏旬月平蕪
短嶽滿目愴怛晚乃偷隙入哭靈前歸營埋葬疾病
且纏奔忙億劣未暇筆研二哥書來屢要舊託乃理
原藁乃增乃削事偉詞拙實悚實仄今以薦告莫承
領掉靜言思之老淚如倒惟囑二哥就正滄老雖以
十反敢憚修改愈改愈好雖不敢冀不乖事實是余
之志惟昔晦翁撰劉傅銘遣其男埜告共父靈敢附
斯義以伸卑情嗚呼日月易邁祥期又迫音容益遠
悲慕彌切獨立斯世誰因誰極嗚呼兄乎知耶不知
庶垂英靈以克鑒茲嗚呼哀哉

祭鄭晚昌文

維 崇禎庚子十一月壬子朔九日庚申恩津宋時
烈使子基泰奠于鄭君晚昌之靈嗚呼君今捨我而
亡耶捨我猶可臨老嚴顏誰使養之弱妻稚兒誰使
將之而便脫屣塵世與化為徒耶尤有可慟者君才
高氣清志大欲寡早謝科場之習專意向上之事其
進有不可量矣謂天之生君不無其意豈謂一疾沉
綿竟至於斯耶豈程子所謂氣清者數局者耶抑無
乃陰昏塞世陽明之氣自不能支耶抑君厭世之混
濁以平日登山臨水之志遂游於上清之家而不返
耶世皆不可知而不見顏色不聞音容已閱三四月

矣疾病無聊孤坐溪亭見清天之明月則想君之氣
像臨幽谷之清風則憶君之襟懷嗚呼君之可亡者
血肉之身而其不可亡者則終不可亡矣然知其如
是而謂之如是者自我之外復有何人嗚呼君其果
亡也耶其果不亡也耶嗚呼計年則吾有一飯之先
而語德則君實我師矣身後之事將君是託而君今
反以遺孩見託我是何人而能不孤君意耶雖然一
息尚存則其何敢忘忽第其形隔勢阻不能致其微
誠碎力每一念之不翅食物之在哽也嗚呼至情無
言至哀無文侑君以酒終不可無辭故略綴斯文以
叙余懷嗚呼君其知也否嗚呼哀哉尚饗

祭子婦李氏文

維 崇禎歲次辛丑十月丁未朔日舅設薄具告汝
子婦之柩嗚呼痛哉去四月吾聞汝病亟與喜孫星
夜西行未及渡江遽聞汝死嗚呼平日汝書每言相
慕之深今胡不相待終使我不得暫覲耶頃歲 國
哀汝嘗勉余毋爲過哀以傷生也今謂余不復傷汝
而遽死耶嗚呼汝之孝敬祥順寧不獲神佑耶卽吾
罪積于身命奇于生使汝夭而抱無涯之慟也自汝
爲吾家婦無一言一事少失吾意而惟懇懇焉致誠
于余卹卹乎自飭其身吾常愛之重之敬之任之余
之餘生家之緒業以至子孫之貽皆汝之恃而只余

無田無產飄轉東西計將營一菟裘稍成家計然後將汝夫妻子母之屬團聚一處汝養于內吾教于外以沒吾世也嗚呼吾罪積于身命奇于生汝安得不死耶嗚呼汝非但孝敬于吾汝實知我者也往者先王之禮陟也吾自殯殿襲衰而歸則汝出迎伏哭哭而甚慟嗚呼汝真知我者今世知我如汝者何人耶嗚呼汝之棄我已閱炎涼矣一二夢見每有哀苦慘悽之色汝之所悲恨者最在何許得無諸兒幼稚無復撫視者耶此則豈其然乎秀喜聖麟吾與孃也看護之勤有加於前稷庭之鞠子龍庚豈異於汝乎麟也于今能知拜揖亦能作字誦文又聞庚也孩

笑欲語惟麟也人問汝母安在則卽曰在于京宅人無不釀涕矧余之懷將何如也今余來迎汝柩汝形吾不能見余言汝不能對破幃瓦樽丹旒檐檐而秀也伏苦纍然塊守嗚呼此何忍見也始欲將汝南歸葬於故山歲時香火庶伸吾誠矣事不如意中道遷就造次瘞道於此平日視汝之心甚與謬刺矣然我生少延則終當卜地改物遷移然後少校于吾心矣如其不然則吾死之日只將從汝于此永享汝之能事矣真所謂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病時所寄春衣吾不忍着藏之篋中令我子孫我死而衣之間汝臨絕亦執吾書悲不自勝云噫吾於汝賢而

愛之故不覺其如此矣汝於余有何慈覆而念我至此哉汝又自言吾死而舅必傷悼噫已知我心矣吾欲爲汝勿傷以卒汝志而自不能已汝必益悼于冥漠矣嗚呼汝之孝敬祥順其終不獲神佑耶人或曰壽考而死之日無稱焉者或喪無內外哭者焉今汝則無戚疎無不慟惜而汝之五男皆足以及人而亦或有愈人者天其或者以是報汝耶以此譬慰則余不必深悲也然所謂不悲者亦豈非無窮之悲耶凡余此言汝其聞之耶其不聞也耶嗚呼慟哉汝其饗之

又

維 崇禎乙巳五月丙戌朔十八日癸卯舅以行中酒饌酌于子婦全州李氏之墓嗚呼汝之捨我而亡五年于茲矣我之悲念之心何嘗一日而少衰耶誠孝之行貞淑之儀每森然于心目之間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惟是汝之諸子各保無恙稚者省事幼者勝冠至於次兒則讀書習文蔚然爲儒士中人甚有名稱每撫而悲喜恨不使汝見之也大兒之妻去秋生男貌端色秀提孩可愛汝若有知豈不慰悅於冥冥也麟也思汝之時每至祠前瞻望祀版且撫汝遺器曰是吾母之舊物當此之時雖土偶木人能不泣下耶然此兒性質如此必將繼汝之善行而不墜汝

家聲矣大槩汝之諸子皆將可望豈天將以是報汝耶只惟繼汝者不得其人去冬遽值凶變壞我門戶且令汝諸兒復襲衰麻此則過實在我悔將何及嗚呼自汝之葬于此常欲復來省視而蹤跡牽掣自耿耿也昨赴行朝仍被恩旨固將自彼逡巡退去而思汝之情不能自克因遂來此宿草離披林木翁禱滿目荒涼聲不自禁嗚呼汝其知我之悲情也否雖然吾其老矣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則將享汝之能事如平日矣惟是之望矣嗚呼所欲言者何止於此而歸思忽忽不能萬一惟冀永安茲土子孫是佑而已凡此所言汝其聽之否耶嗚呼悲矣

尚其饗此

祭師傅從兄文

維崇禎歲次辛丑十二月丙午朔初七日壬子再從弟時烈聞門外兄之柩溝自舊墓明日將與嫂氏合葬于沙峴先塋之後麓謹以薄奠告于其前嗚呼兄去廿年何日不思今茲啓和莫覩容儀雖則冥然願矢一言我子兄兒復孫其孫兄其保佑伊我教誨以無不善兩家相賴兄如有知豈余相遺嗚呼兄嘗哭吾之先人曰余無學以導諸孤若我今日之憂豈不有甚於其時乎嗚呼時事喜乖世道愈駁如兄篤行今不可覲而兄至論誰可與續踽踽斯世形單影

隻而茲蒲柳未秋先衰退之有言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誦斯言之先獲矢修身而俟之強死病而來哭聊奠竿而陳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姑氏淑人宋氏文

維 崇禎歲次壬寅五月癸酉朔初九日辛巳姪子宋時烈謹以薄具祭于姑母淑人恩津宋氏之柩嗟嗟姑氏我父同氣胡天與德而命不畀謂尊且賢爲世女師云胡沉晦而至於斯年雖大耋孰謂滿之訢訢之容淵淵之識閑閑之執疊疊之積今焉永闕誰嗣其則惟我小子夙承刑典聞言考行可質經傳心思嗜好悉同諸父雖甚不肖實深歆慕嗚呼哀哉今

歲季春暫奉德音今來奠竿靈宇陰陰顏容莫覩痛貫中心靈如不昧庶其鑒臨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察訪燦文

維年月日宋某告訣于李兄士悟之靈嗚呼兄乎平生之義不須言而知也今日之慟欲言之而不忍也何故以先丈之盛德而不能庇其後吾兄之仁厚而不克蒙其澤乎人孰無死死有煩言未有若兄家者也嗚呼今兄已拜先丈之靈矣未知先丈有何語而兄以何辭見對也士厚亦有言否嗚呼兄不以我爲無狀託我以死旌門則功已就半數日當完誌銘則續將與諸友謀之而窆兄諸事則吾二弟果能經理

不使孤姪獨當如兄之所囑也惟是舊宅成灰家業蕩覆將奉新舊二主子子而東雖在行路亦堪掩涕况在吾儕何以爲心嗚呼昔兄之病吾妹露立霜夜徹曉祝天而天不知及兄既漸吾妹血指飲兄而兄不瘳今又怨痛之言或出於口而人或以爲異噫吾妹窮天極地之痛將何所止届乎庶竭誠心保其子母而吾老且病矣其又可期耶嗚呼兄之醇質余所以警其躁淺兄之寬厚余所以矯其鄙狹今焉已矣疇與爲朋兄則已脫塵世陪侍先丈於地下實似拱辰之病翁矣復有何恨哉惟此後死固知其悲不幾時而亦不得不悲祇見其惑也嗚呼其然乎其不然

乎庶歆我酒鑒我衷情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正言 光稷 文

維 崇禎甲辰三月癸亥朔二十六日戊子恩津宋時烈聞李正言子輝之柩來自漢師將以再明窆于燕岐之新兆懷舊感今不勝悲緒之激乃能以稗辭菲具遠致于其前而告之曰噫噫彼天亦太甚矣夫既生之殺又何意曩在己亥君未釋褐上慟 天崩下愍賤迹追書送我謂淚橫落我意君心已不草率及闡大科奉使下來詔綸之餘穩討情懷傷今愴昔溪月將沉逮爲漕臺再訪湖潯良晤宵分兩相傾心今歲發春禡來一角謂 上初服公專前席維時載

筆亦屏文石事莫聞知史失收錄我方修史盍記潛
擲則將追補無俾有關我喜語我心斯獲答謂此
外又有事存項在 先朝猥蒙 異恩凡所密勿外
人罔聞泣弓而來歲月已緬惜其良猷將永無傳緘
封在心暗涕空漣幸今有會並將編撫堅襲以致以
備填缺俾我 聖謨照在秘策昭示千億以永燕翼
此書纔寄曾未再宿凶音忽至失聲頓脚慟茲孤心
終成落莫嗚呼哀哉自 兩朝來幾人秉筆留意於
此只有君獨我之幽衷亦惟君託今其已矣此心誰
識矧君高堂殘日雙啼雖十玄夫至慟寧紆君雖冥
漠怨恨何如嗚呼世道變嬗詖遁塞路近者紛紛罕

於今古使君而在將豈但已靜思至此悲又曷旣聞
君窀穸只隔兩日病伏漳濱未謀臨訣緘辭情醉遠
寄清血匪但哀君仍叙幽積嗚呼子輝尚監茲臆

祭俞市南文

維 崇禎甲辰四月癸巳朔二十二日甲寅友人恩
津宋時烈聞市南俞兄之柩歸自漢師將以來月初
六日永窆于嘉林之故里乃能含哀忍死來訣于柩
前曰嗚呼寬閑之野寂寞之濱是兄之所安也唐虞
之典洙泗之言是兄之所樂也奈之何去所安捨所
樂憂勤乎時事偏側乎世路欲歸未能終以柩歸也
世人不知則或疑於進退之極摯嗚呼豈可與不知

者道也兄之不私其身志存 宗國不知其力之不足者蓋非人人之所窺測則其疑之也無恠也昔晦翁之論三仁不過曰至誠惻怛而已則焉有外此而能求仁者之心哉然則孤城圍辱抗節不撓不足以爲兄之忠 聖祖節惠正言獲譴不足以爲兄之貞而世之自謂知兄者乃欲取足於斯此世所以無盛德全人也嗚呼使兄而不亡則日用之益雖不可見而其至誠惻怛之效庶可考於久後而天不愍遺民不蒙澤此兄目之所難瞑而識者之所深慟也雖然寒至而猶葛然後知絮纒之爲功歲儉而徒菜然後知菽麥之爲要前日之不知兄者庶而今而可知也

若我之愚久辱知憐兄雖不欲切切規責而其蓬麻之益則蓋不可以數計也自今以往病誰治而過誰改也則雖今日搢紳章甫莫不相吊而隕涕而其摧傷慟怛之私則莫如我之最甚也况兄臨絕不鄙謂我同二友而見規各隨病而下藥噫末世煩言固甚駭訝而亦以無狀自不見信於人以爲兄憂旣慙且懼無以自容若其策厲之語則實邵子觀化之日所以勉伊川之格言也我之愚滯固何敢承當也然賴天之靈加以年數使之收之桑榆涵泳中和少變其狷狹粗厲之質則庶不孤吾兄之至意而亦恐故步一差易成邯鄲旣不至於舍弘而反或流於苟卑以

是疑懼而又未及就正於易簣之前則只自徬徨而
增悼也嗚呼大厦之歎誰爲一木塚骨易枯 國耻
難滅詖淫四起恠鬼百出謂經可誣謂理可逆雖欲
扶將誰我見助獨立長吁形影相吊兄如有知想必
憐悼嗚呼哀哉昔我來茲篁菊青黃對床連宵或詠
且觴伊後投我和陶短章勉以大中勿之有忘今我
來斯草樹荒涼入哭柩前痛徹心腸英靈不昧尚鑒
我誠語言莫聞酒淚借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尼山 光祿文

維 崇禎甲辰十月己未朔十三日辛未橋山老夫
病在枕席含哀致精遣孫疇錫奠于中表姪宋君希

張之柩嗚呼哀哉古稱人生忙似瞥眼百歲猶然矧
其未半嗟嗟希張胡至然歟君質清明亦且優餘清
明者促理雖或偏優餘者壽乃其常然况君遜悌其
心樂豈罔時怨恫人視春藹神宜聽之宜福以與云
胡一疾摧折之遽君在髻鬣卽與相視其情其義奚
薦栢翅泊乎稍長便從人事旣家而幹又朝而仕以
是之故時或契濶而其音問愈見密勿時事多端極
憂且驚有時從容兩皆輸傾君心赤子尤見披呈今
其已矣疇我敷誠昔君寢疾我心孔痺就問增憂君
則安閑而今精識其復如何其或冥然與生異耶如
曰有知能不煩寃脩短之數雖不足論甚矣老人愛

子之深白首扶杖忍作何心願勿永傷雖屢奉言不
如無生晦翁猶云雖百玄夫詎能懽忻斯旣如斯孝
心曷慰惟炳弟兄可終君事視彼孤殤何可等比惟
願新魂以自寬譬嗚呼靈辰不留神具將遷一去永
闕何日來旋棺舉華好坐兆美固安以歸處萬古是
保嗚呼哀哉尚饗

祭郭教官 志仁文

維 崇禎甲辰十一月戊子朔初三日庚寅門入宋
時烈謹以菲薄之奠告于故文文教官郭公之靈筵
嗚呼昔我先君遭亂南遷愴荒此里垂四十年維時
里中長老多有歡然相得以忘羈寓春江水滿秋岸

菊繁南風之薰朔曦之暄相呼以攜來集忻忻或薦
酒肴或爭棊鵠或論今古亦或諧謔龍門之舍村隱
之亭平涼之阜歧灘之汀真率是耽利榮誰營亦嚴
規繩共誨螟蛉是時維公老壯之間讓抗慙丁而契
金蘭維公正直吹毛無疵先君之意實取其端爾時
先君冒危扶常鸚鵡之羣則見鸞鳳公實歆歎相任
腎腸惟余小子因緣出入挾書升堂逐隊課業久蒙
提掖情義隆洽及余孤露依望彌切洎乎末年顧亦
下問不憚屈尊蓋亦獎勸盛德之規人豈易忖比來
數年余甚靡室東西棲息遂成契濶慕義徒勤意常
惓惓今夏之仲忽聞居疾亟來承候驚喜促膝逮其

再至謂將永訣第觀神氣不爽平日謂可無虞亦神是謔曾未幾何遽承凶音失聲長號痛何可任疾病沉綿卽未赴臨今來上堂但瞻筵几薦此情酌哀情曷旣追惟疇昔益增愴噎當時諸丈皆已泉裡惟公獨存爛如晨星今亦已矣誰復典刑語言莫傳唯有淚傾惟公不昧庶鑒我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松江鄭相公文

維 崇禎乙巳三月丁亥朔初九日乙未恩津後學宋時烈竊聞松江相公之孫潑以相公宅兆不利懼於體臆靡寧遷自高陽將以今月十一日永窆于鎮川寬洞之新阡竊以事契之重宗墓之深不敢有蹤

迹之拘敢賫漬綿之奠告于柩前曰 宣祖大聖則哲如堯草木知名公以見棄栗翁大賢范馬之知忠清孝友謂公有之方將協輔致世之治彼譖誰適亦太敲撼公去六紀詆訶滋甚在公何戚公議不亡一臥終古萬事都忘今茲孝孫罔保彼安爰啓舊隧果罹于艱胡公正直天不監臨生則人齧沒而水齧地藏新兆以俟其直從茲永寧保佑嗣續惟我後生粵自艸角諸父是聽則誦君實及登溪門講服尤熟謂曰松江疵者是慝後考遺狀譜次德烈復述幽銘一用師說事偉詞拙竇深悚忤嗚呼公柩溯江瞻望穆陵英靈喜蹈 玉音莫承湘波再咽餘恨難勝嗚

呼自公乘化世幾變燴十數年來事益難言宇宙殘
生江湖白髮長歌痛哭卽公先獲一杯來侑公庶鑑
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南原 益烈文

維 崇禎乙巳八月甲寅朔初二日乙卯友人恩津
宋時烈聞亡友子章老兄之柩至自連山將以再明
丁巳永窆于貞民之先兆病伏窮山兼有同氣之疾
不能躬詣以訣謹遣宗弟宋奎臨代酌于靈前而告
之曰百鍊之剛終歸鏽澁千磨之瑩竟亦黝墨嗟兄
之剛奚躍爐翅其性之明古鏡莫比家居制行罔貢
非幾及仕州縣不沫前徽古人之學吾必謂之故我

慎老喜有託付旁爲直幹宗祀是主蒸嘗之薦丘墓
之修禮遠愈及秩物咸俱又得賢兒以恢永圖大家
之業古難其承兄無不宜允賢且能謂將百年持守
舊醴胡天難恃凶禍遽纏宗盟心隕朋好涕漣嗚呼
哀哉昔我握衣事老先生維時蘭玉振振在庭惟兄
見愛厚意輸傾我嘗謂兄心量宜拓兄亦鍼我溫平
不足余老愈蹇常困糟糠賴兄矜恤篋衣益糧曩謂
吾家事多未訖遺稿在紙亟當編輯肝表多歎久宜
改易矧惟年譜尤不可闕余謂此等實吾輩事訖今
不爲罪實有在事方云初兄乃奄忽追念前言慟傷
尤切顧余愈衰寧保朝夕庶竭駑才不負厚託嗚呼

哀哉往昔煩言兄獨憂悒深思却顧戒我諄悉斯言
在耳其敢墜失兄今卽遠終事將畢我病在席又方
分炳莫未躬酌我情安揭庶兄不昧鑒此悲悵嗚呼
哀哉尚饗

祭宋上舍國著文

維乙巳八月甲寅朔七日庚申宗人宋時烈病伏松
楸謹遣男基泰以菲薄之奠代酌于士徵宗老之柩
曰余年七八來育清窩公時將冠氣貌崑峨余自歆
然不敢肩差有時相遇嚴畏作容或逢叱嗟喘如吹
筒俄成鱗羽聲息邈爾壬申之歲來託仁里公已中
身右女左男憐我儉荒恩契深深隔溪而居晨夕相

呼良辰勝日雪林風皋開懷笑晤飢渴都忘或醉以
酒諧謔相將間有規箴莫逆而迎情好之厚非直宗
盟癸酉以後我身縻祿仍罹喪亂移家深峽斗室逃
虛公嘗闖入琴罷廣陵谷駒咏繫枕臂交足月移前
溪流離十載余復來西一麓相阻三日爲疎掌疏聯
翩相問何如祠院之修丘墓之奉泊闡先烈罔愚不
貢事故麻生日月九跳悲歡離合華髮雙飄每戲相
謂孰先泉壤計年我少較氣公旺誰謂今日公乃先
往嗚呼哀哉朝言嘻嘻夕言怡怡今其已矣我與疇
依嗚呼哀哉孟夏之中邂逅雙清公雖已病神觀尚
羸握手刺刺謂無虞矣俄然承訃于岬之寺迫於

嚴召未赴含襲我心之悲公應默識嗚呼哀哉笑語
爲別慟哭來門昔人所傷今在我員今具酒肴兼寄
清血幸盡我觴有如平日嗚呼哀哉尚饗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九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

祭文

祭鄭進善養文

維崇禎戊申七月戊戌朔二十九日丙寅友人恩
津宋時烈聞鄭兄晏叔之柩發自漢師東過忠州病
伏窮山不得躬詣祖席謹遣男基泰替哭于靈筵而
告之曰鵙鳩之穴其雛五色篠蕩之筭其莖一直嗟
吾晏叔允矣世德不墜典刑展也喬木霜落之林孤
隼刷翮雨晦之夕喑鳴徹旭而其至行爲世表格遭
時罔極棲遲太白山高水深誓將不告晚偶出來因
縻寸祿斲佩湖符適有僞檄監司不諒俾頒諸邑君

曰彼人於我讐敵忍奉其書不泚于額卽日謝歸中
心靡忤 寧考更始舍生拭目連爲字牧惠愛清白
身雖外官心則 王室極思時宜密告樞軸 聖上
初服遂躋臺職君笑曰茲豈是我直逶迤求外莫彼
海曲仍尋舊隱期以終畢略歸京邑居然不淑嗚呼
君於斯世論人太精獨茲無狀惟我輝兄是友是愛
始終竿笙乙亥之疏陰陽之爭洪水崩山隻手思擎
輝兄之沒君愈惻惻普胤之亡益復零丁有子者墨
影吊其形兄嘗託我如質神明豈敢相負視異所生
惟是奉塋不符人情我嘗相告兄不我聽况聞普墳
尤非其吉顧念後人憂慮常切聞兄之疾亟裁一札

謂必遷改嗟已不及然此誠心靈已鑑訖逮今兄葬
將歸于奉謂是治命疇敢不用我謂殉妻曷如從祖
順兄孝心宜祔鎮墓澍哀來言鎮非佳兆必將改舊
乃何營新渠嘗泣言必與普隣父子相從終永千春
今茲月林普將遷來如並葬此其志允諧余謂此事
惟墨是計苟宜於墨曷計其外今聞出壠泝江而東
雖違其命其志則從嗚呼兄於晚歲深味朱書寒泉
之編亦咀而茹徃復講論甚益於余老而好學伊川
所愛梓裡助書先典不沫謂將相資以收桑榆今其
已矣知己者無最是精華見託甚切每於書來催以
卒業庶竭駑鈍不負冥漠嗚呼幽明已隔語言難通

遠寄洞酌衰淚盈瞳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監司泰淵文

維 崇禎己酉七月壬辰朔二十日辛亥恩津宋時
烈聞近故平安監司李公之柩歸自關西將以今月
廿一日葬于榆谷先墓之下謹與老婦具此菲薄之
奠奠于柩前而告之曰余未弱冠託于公家公時壯
角方茁蘭芽聰明穎秀已發詞華余視竦然折行講
磨友公讓抗師我慙丁朝暮相守歲三終更逮余守
制來處苦房與共蔬水數墨尋行自是以後離合靡
常公去 天都我從鱣堂迨公上舍我叨 王官遂
復同襦兩心俱懽纔周一期人事辛酸公孝靡終遽

遭外艱公奉喪歸我送于南仍丁大亂久失去簪公
又決科雲山愈隔翔于翰苑轉于臺閣盛之玉堂遂
掌論思扶持辨過士論憑依或爲便養出守褊城民
懷吏服隨有頌聲時入 禁密不虧其貞 荃或不
揆或遭咎望雖蒙叙復不內而外藩維保障盤錯利
鑄輿論惜屈復踐花甄漸蒙 主知寵念獨賢 王
曰咨爾夙夜在公孝義難全汝心予恫錫以老母惟
米與布公泣稽首思以死報俄復創鉅三霜血泣衰
麻纒闕亟昇南服入長薇垣又貳銓席維茲西任實
難其人公應 新命豹韜龍盾地蓋闢圻難其他治
不爲則隳爲之則危公於其間密勿其施庶幾綢繆

不至全虧訖其外庸庶作承輔云胡不淑遽以凶告
川楫方剡城堞先掃官居野處孰不相吊嗚呼公之
事親克盡誠愛推以媯睦九族咸喜公之事君不憚
盡瘁罔間夷險上尊下庇人固知之亦莫我深義雖
歐薛契實蘭金今其已矣九原難作一盃來訣公其
款格

祭叔父習靜公文

公之在世五十二年下世于今其數同焉孝孫遷奉
歸此先壠是順孝心寔安且寧恭惟初降實有徵應
况其才德迥出夷等深沈宏大忠恕樂豈而其殉道
如石之介千駟萬鍾曾視如芥詩書于櫓用無缺折

仁義冠冕冒益光潔中身通籍仍值時艱衆雞之啄
獨食琅玕仁趾之行誤值鉏商既北而西不病云亡
或云是禍由於戢奸人或有云守法之致識者曰是
時運所關殄瘁之痛普纏士類咸謂人衆勝天已久
違人合天何病何疾公去五年 聖主更化羣兇薶
醢衆賢布叙時當有爲九原難作猶有餘矩嗣承之
則文行忠信似之式穀况如大哥大節斯立爲 國
耿光有爛棹絜魯無焉取源深奚竭彼富貴人無義
無德雖甚輝赫終亦堙滅以此較彼誰得誰失惟余
小子年當卅角遠承顏面聞言覲德笑談動止一皆
我父戊午之夏我父承訃哭踊號絕如不欲生六月

敲絕匹馬西行二千里路哭泣從紼喪畢餘哀淚猶承睫至今追惟難禁沾臆今來奉柩如覩儀容日月有時明將窆封敢陳菲薄薦茲愴悃

祭內弟郭生

文者文

嗚呼君之先考吾母同氣我生六歲言貌猶記舅氏壬子二月受室二月丁憂六月而沒孤獨無嗣幸有遺腹是年仲冬實君生月吾母喜幸日常顧復吾雖稍長實與同隊遊戲食飲罔不相待君既長成實出凡庸聞義則服見善而從事親奉先實惟無違雖曰不學吾必謂之逮夫老大情義彌深小大相詢惟是之尋中間離合雖不能免未嘗時月不與相見去歲

季秋我偶西行因循未歸奄忽歲更遽聞君病憂惱甚切俄以書來謂當永訣竟遂承凶腸慟欲絕歸哭君柩痛何可洩今卜新兆涓辰出壙新兆維何懷德東境吾母之墓不遠而邇雖非鄉土豈不相庇庶幾以此慰君之意恭惟外翁天鑑忠節後事子子幾絕而續以君之賢宜蒙收錄竟阻一命其咎誰執君有六子皆有文行視彼眼前徒有貴盛而竟孤傷君則甚幸不食之報應有餘慶君其保佑克綏其永我來送君酒食在前不昧者存尚其饗焉

祭尹吉甫文

維 崇禎歲次己酉八月辛酉朔日友人宋時烈聞

美村尹兄之柩將向畿輔之交河扶曳病軀浮舟而下攀送而哭之曰衆流奔趨砥柱不傾兩儀昏濛一星孤明惟不有是其如世程嗟兄源派匪世所埒八松節義坡翁道學早游膠庠士友皆傾揚言扶正莫與爭衡中罹大艱非欲瓦全文山倉卒腦不闕年且在觀志身不敢專自是歛迹專意此事惟此一事尚屬自己霞谷連床墜緒遐尋西山啖齋所造愈深遂從慎老溯其淵源卽事實問纒析毫分慎老之坳型範有在一方之士以所事事賢者依歸不肖者畏雖不運動曷量功利 九臯聲聞旌招鼎至不居官名仍稱進士雖若撝謙意實有在荷衣蕙帶矜然不滓

兩朝攬掇一節始終頑廉懦立灑落清風旣與世違今胡厭棄與化爲徒脩短曷計俯視人世擾擾蚊蚋而我無狀猥蒙不鄙山村水店鬻序蕭寺追遊切磨兩忘所趨書疏徃復三日爲疎狷滯之性兄實箴規粗厲之心兄實醫治論議之間唯諾是耻長言短語傾底竭意參差爛熳不知其幾庶幾相賴粗免罪悔今其永乖誰我肯誨惟茲式穀克承典刑期與相依以畢頽齡兄其昭鑑以相摘冥嗚呼兄乎歆我悲誠

又

崇禎庚戌四月丁亥朔十四日庚子恩津宋時烈病伏深山謹遣薨果之奠告于亡友美村尹兄之靈筵

日歲月奔趨一期已薄音容益遠士友靡託若余顛
愚蒙蒙麻直今茲老大永失提掖長時踽踽復將誰
極靜言思惟五內摧爍昔炭兄書謂兄導諛昨與相
泣謂是腎敷昔渠箴規不極不措於今之世不可復
覩此兄之疑終底相孚嗟兄忠信豈直今無矧余如
蘭粵自傾蓋雖余狷滯時或不槩崎嶇之勢卒無面
背惟是江說少有未契兄若於海並加原貸我之疑
聽片言卽解凡茲話言更不稟訂痛在心曲甚爲我
病惟此悃悞尚冀鑑知緘辭倩酌老淚漣洏

祭申曼倩文

維 崇禎己酉九月十八日戊申華陽病夫聞申君

曼倩之柩將以今月二十四日歸葬禮山之先塋使
朴生世振將薄具而告之曰嗚呼曼倩余於君實有
所不能識者謗溢一世而天倫骨肉無不愛其仁悅
其德人皆掉頭背面而如滄江之簡潔草廬之高峻
好與彌篤連日不舉火而僮僕不忍去雖餓死而無
怨色其阨困極矣而其氣貌言辭嘗有如自樂者偶
儻弛寘而程朱義理之說未嘗不悅遺落世事而語
及當時必怨痛而號泣若余之孤枯愚滯舉世爭仇
而惟君見愛深至雖規責迫切人有所不堪而交情
終始如一日也聞人怒罵之言余蓋惶恐危怖始欲
自疎無相累而終不能得此余之不能識君而亦不

能自識也豈君危其行而不能遜其言守其大而小德出入也耶抑欲自廢其身是非毀譽皆有所不顧而其中有所自得如古人之說也耶既不能識君而亦不能自識只摧慟而痛哭也嗚呼老病垂死潛翳深谷遙奠一觴君其歆格尚饗

祭亡兒文

崇禎己酉十月三日父以酒食告汝舜兒之墓嗚呼汝捨我而去三十三年於斯矣夫輪迴之說固甚妄誕而朱夫子有亦能再生之語亦有羊公樹穴之事故每冀汝復來爲吾子矣今則已矣無復此望矣所可恨者十數年來與夢相接絕少未知汝之精鬼消

滅已盡不復念我而然耶抑我之念汝少衰於初而然耶吾之未甚老衰也猶得時詣汝墓呼而撫之以洩吾心今不能然者已有年矣汝豈能無恨也當初埋汝之時日氣寒凍吾且病劣草草了當今想陵夷矣深恐後人不知而穿瘞或被耕犁之及故今遣人加土更封使之稍高走水而不能躬徃以盡吾誠汝其知此也否嗚呼吾朝暮且死矣死之日吾當視汝抱汝矣汝亦亟來從我復爲父子如斯而已尚復何望淚下沾裾言不能盡嗚呼哀哉汝其饗之

祭從姪興伯

基隆文

維 崇禎己酉十一月庚寅朔三十日己未從叔時

烈病伏深山使孫殷錫代酌于從姪興伯之柩惟我先德後不蒙澤諸父諸兄皆無壽祿惟先兄亡雖建大節從茲家替如木斯枿惟幸後人克世先業惟君性質確然難拔守正持義其堅如鐵嘗謂讐虜天忍戴一冢骨雖枯此冤何雪杜門含痛潛沫其血再謝朝命義伸身屈謂當百年以奉黍稷云胡不淑運命遽訖昔君東行期已未疾其方錯誤乃反邁酷雖云天命亦由事失言念至此痛割尤切而我於君分雖叔姪歲年相近先十餘月與相長大如伯仲列箴規之益情意之密畏友良朋亦莫之埒一飯差先我當先滅理如是值奈鷄亡蟹曩余走哭見君櫬綴今者病臥未獲臨訣酒食雖薄君其飲啜計我餘日指豈多屈泉下相從將永無闕庶幾以此慰我悲咽

又

庚戌十月日從叔父華陽病翁以酒果之奠遣孫疇錫告于從姪興伯之靈于初期之日曰嗚呼君去不還宿草縈墳正議確論耳不復聞惟其英爽凜然在目每一追惟有淚橫落今茲初暮病未奔哭酒肴雖薄君其飲食嗚呼浮生如寄猶爲形役世變日極寢驚夢愕較諸存沒誰失誰得一言爲質庶我鑑格

祭韓尚州

壽遠

文

維 崇禎己酉十二月庚申朔二十七日丙戌友人

恩津宋時烈莫于近故尚州牧使韓兄子耆之柩余少之時庸陋無比惟兄不鄙相與原筮又猥謂余溪門後生有所論議叨蒙詢徵常謂外翁教育雖多卓然可恃其能幾何幸收緒餘以補以苴戊己之年余妄出脚兄甚憂之屢賜戒勗 聖考賓天蟻未卽禱兄來自外悉詔風色逮余遁歸路由兄邑移晷話言無非悃幅兄未幾時連仍大戚辛丑之夏吊于薦席哭泣之哀神實扶掖如匪誠孝曷能斯若逮宰達城吏事愈飭去歲季秋相遇輦轂自謂精力未甚衰剝雖復剝煩無不可克枉顧頻數無言不竭雖間嘲諧實亦諷切我歸洛山兄泣商邑隔嶺相聞替面以札

謂有所苦相訪未卽苦待少愈赴賞幽卜繼謂吾疾未易瘳痊亟思解歸未有其便俄然胤氏使告以草報札纔遣赴書旋執失聲長呼有隕相續嗚呼哀哉惟兄世德有爛勳伐况於溪門寔惟子木仁厚孝慈居官勤恪我曹恃賴曷有其極矧余之游於父子間通家之好終莫與刊今焉相失誰與爲歡出哭路左詎勝沈瀾文以爲侑心情莫殫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進士 益 煉文

嗚呼我二先生醇心盛德天宜鑑佑後承是福云胡不然乃反薦禍去歲子彬倏然淪謝今茲非意子又至此理舛如斯誰從問是惟我論交三十餘歲余性

下急且甚粗厲每荷規警雖未改從深知感刻情意益融矧我先生視我猶子我之於子豈異同氣相逢忘去既去勞寐今焉已矣疇與磋切承訃之日走位哀哭亦以素帶喪之三月而我之情伊又何極精到之識簡當之言耳想心存五內如焚嗚呼時危事棘生世何歡一臥無訛樂此孤雲况奉杖履豈悲孤傷惟老先生亦相扶將第念諸孤恐鞠方憂我躬不遑無沫以濡他年重獲何勝顏羞此實由衷其聽也不嗚呼至情無飾至哀無文信口矢俚侑此匏尊

祭外孫女尹娘文

崇禎歲次庚戌四月丁亥朔初八日甲午外翁與外

婆李氏聞汝外孫尹娘次溫之柩將以今月十二日葬于其姊惠溫之傍舍哀致誠遠具時羞之奠遣族人朴萬祥而哭之曰吾不汝見于今三歲前年汝姊奄忽而逝初期之過汝抵以書曰吾念姊悲不能除曾未一旬聞汝嬰疾亟使往候汝病殊劇我心燭灼欲往何得竟聞汝訃曷任痛毒終不相見仍此永隔幽明之恨兩豈可極計汝姊妹年皆可行因循未就遂爲殤靈我念至此益增悲情然汝二人淑質清明如配無良此爲無寧維姊及妹雙冢纍纍千秋萬歲魂鬼相依作汝神主禮及汝弟汝弟之賢想不汝餒無以慰我以此爲慰嗚呼哀哉汝諒我意

祭怡愉堂李公 德洙文

維 崇禎庚戌六月丙戌朔二十日乙巳恩津宋時
烈竊聞怡愉堂李公之墓將有遷厝之禮啓在殯帷
病不得赴臨謹遣孫男殷錫奠告于柩前曰潢潦奔
馳寸膠之思俗樂淫哇諛護之懷世道昏荒醇德曷
忘自公逝去星霜幾移風頽俗漓日趨靡靡顧瞻今
日如公蓋誰惟公賢淑天得之美不假修爲查滓自
醜仁厚溫謙自然近道早闡大科旋罹禍畧天日重
明獻納 王庭不激不隨僚友所程或在鄉邦恂恂
翼翼賢愚高仰遠近承式各堂厚倫墻閱顏忍便養
下邑清操如檠歸盛玉堂久掌論思逮在喉司覆逆

具宜觸鱗南遷閩洛之鄉二老相鄰聿齊其芳 聖
心悔懊收復舊踐奉使關西忽值迍邐時事罔極豈
無江海睠戀 王室葵性難改 上眷其忠 恩顧
彌敦貳以天官或長薇垣關東仙境假節優遊天若
假年卿月周流以公望實豈阻鼎軸命之不融實關
邦國伊我顛愚早託門闈曠仁薰德不翅就蘭每承
顏範浮躁自鎮念戾之心不覺銷殄公雖謙抑我實
師法曩在 先朝再赴京邑施措伸盤無所就質七
顛八倒尤悔山積如承提命寧至斯極每一追惟一
卮三噎曾表舊阡猥當叙述盛德之緒十不揭一事
俾辭拙祇增悚惶今茲緬禮義當匍匐疾病爲崇孤

此悃悃敢遣菲薄薦此衷赤猥冀明靈或垂臨格

祭權右尹認文

維我炭兄之亡友人恩津宋時烈走就于襲床之前
揭巾而哭之今聞將以是月初九日永窆于儒城縣
沙井之上茲以今年壬子三月丁未朔日遣孫殷錫
以菲薄之具奠于柩前而告訣曰與兄論交餘四十
年麈尾鸞鳳我與兄然超詣之見灑落之論暨厥躬
行獨出于羣自信之篤特立之風雖出古書亦不苟
從其於俗舛矧與之同而我顛蒙莫窺門墻雖則童
觀汗流而僵踰望之間不無蓬直况兄異法不忘提
掖粵亦因聞先訓之懿先訓之懿實維古義諒知兄

學其來有自以是傾仰終始不怠參差異勢或時有
之寔和非同終則同歸其少未合非兄有私亦我狷
滯終執其迷雖執其迷愈望啓悱是猶盲人心則思
視又如幽求謂兄爲燭逮茲暮境同此爲客嚮違之
深倍於平昔今遽先我慟懷曷極踽踽斯世誰與切
琢嗚呼此生之浮長爲形役况此危世隰楚是樂一
臥無訛兄應自得嗚呼維兄壯歲云爲愚不可謂不
涉其流逮夫晚年造詣愚又不敢略窺其郭醉酒悲
歌此南軒所規乎文公打乖混塵此明道所服乎邵
翁唯兄效此餘人莫學惟茲曠度豈余攸識嗚呼已
矣嘗我酒食

祭內兄郭公文

文流文

維崇禎歲次壬子三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申表
弟恩津宋時烈來奠于內兄郭汝潤之筵几而哭之
曰兄來見我惟酒是徵酒盡則嗔謂何無情今來奠
兄我酒斯清云胡一杯不渴而盈簾幄檐檐不見其
形堂宇寥寥不聞其聲一哭而退吁嗟乎兄

祭仲氏珎山公文

維歲次壬子八月癸卯朔二十六日戊辰家弟時烈
含哀茹痛謹具菲奠告訣于仲氏之柩曰嗚呼兄乎
何遽棄弟等而逝耶兄之得年視諸父不翅多矣然
以兄之完厚安重宜享遐齡常謂弟先於兄使兄抱

無涯之慟也今何望七而未踰反使我抱此至慟耶
嗚呼兄之處心持己治家涖官雖求於古人之中誠
不易得矣然而恂恂自信不求人知故人不能盡知
此尤非今人之所可及也嗚呼自兄嬰疾還家二弟
皆係官于南而惟弟居閑故棄家相就以侍其疾時
以事故暫然辭退則相送于門瞻望涕泣常至於山
迴路轉而亦不能已今年夏季苦被士友之懇校書
於雞山之谷忽聞新症頓劇星夜馳歸則已不能言
矣日夜扶持終不聞聲歎奄奄九日竟至屬續嗚呼
天乎何至此酷孤露餘生從此誰依早知如此則豈
敢一日而相離耶平生父事之道已而已而悻有不

時之慟豈謂於吾身親見之耶嗚呼弟之狷狹每悅
兄之寬厚而未能學焉弟之輕淺每悅兄之嚴重而
未能學焉自病多言而未能學兄之寡默自病躁擾
而未能學兄之簡靜雖未能學而亦未嘗不以爲弦
韋也今者儀刑永失典則伊誰此弟之益所以失聲
而長呼也嗚呼世路崎嶇人生無樂白首窮途憂懼
何極與化爲徒兄應自得雖然如弟衰病幾何其不
隨兄而逝去耶退之有云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
期矣况死而有知則當復相從共事父母於冥冥中
矣如其無知願世世復爲兄弟如蘇氏之言矣惟此
可以少慰此懷矣嗚呼億兒之痛未必不爲兄病之

崇也今奉靈輻到其塋下厚夜千秋慈孝融洩人世
之苦何可易此嗚呼其然乎其不然乎兄語我不聞
亦豈知我語之兄聞乎嗚呼已矣從此永訣清血徹
泉五內俱裂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石湖 文舉文

惟兄忠信之資孝友之節早闡科名聲譽藹蔚時丁
欲陂 國事多瘡公炳其幾却足榮途逮其從難孤
城危急子父懂並君臣義協將驅正義餒諸虎口竊
負非義祈以身代事理則然衆口交悖公不辨明引
伏自廢麻霞之谷山高地僻築室藏修我友我弟切
切怡怡其樂融洩有來莘莘薰德善良誦詩讀書爲

關洛鄉逮其西歸裁我成章暫惠峽良又莅邊城蠻
蜒守條我園不驚從茲歸臥餘二十齡旌招狎至確
乎不接缺一室圖書對越千古神明內腴塵垢莫到
簞瓢陋巷凜然高風沉潛培養日至深崇造詣之高
忽不自知雖尚之網屋潤彌滋覲者心醉聞風則服
庶幾百年以幸缺一疾不起彼天何酷嗚呼公之弟
兄孰非盛德數年之間相繼奄忽惟公獨存爛若晨
星今復已矣誰嗣主盟惟余淺薄且甚忿厲每承顏
容舊病自祛故求弦韋惟兄是資聽言飲和如襲蘭
芝古云姻家鮮終其好如我兩家益相苻縞在醜誠
服如公者未嗚呼醇心厚德何處得來豐貌偉幹何

日重廻哭送情莫有淚成血想兄不昧鑑我誠切

祭同春堂文

維 崇禎癸丑二月初旬中表弟宋時烈竊聞同春
兄出壙有日意欲憑棺永訣自華陽深谷力疾西歸
適以酬酢之煩所患尤極不能躬奠遂以二十八日
戊辰謹遣孫殷錫替告于靈几而哭之曰嗚呼磨麤
鸞鴟卽我與兄又如哆侈中有魁衡雖用十駕豈敢
企及而世或謂志同道合每聞斯言顏頰汗浹惟我
先君洎先皇考雖姨弟兄情若同父余年七歲鞠于
兄宅兄齒加一已疎頭角相與長大龍猪遂分然兄
不鄙切磨彌勤惟質之偏猶難變化兄溫我戾我醜

兄雅遠共承師于彼溪上山頽梁壞無所倣仰兄亟
謂我盍余來食朝暮連床以卒舊業我卽唯諾以告
偏親偏親允許遂以家遷分宅割田數年相依兄忽
尋醫輿入漢師余亦懷祿旅邸是同與之周旋相關
癢痲俄遭大亂兄南我東兄旣北還我尚漂泊十數
年間只騰牋札間濶旬時兩皆切切 聖考御極猥
同旌招去就是非雖或差池究厥終始實同要歸晚
而卜築又遷先兆並皆密邇勤荷詔教謂當百年永
資麗澤今遽先我我復疇託嗚呼兄之盛德匪我蠶
測雖欲形容安敢萬一昔兄疾革余在深谷聞卽走
歸握手嗟吁問可諧謔如邵子不笑答何能無此力

量其爲謙德彌所歎尚兄又謂余幸須平心復我邦
族以勸以禁茲事體大豈余可任魯聞獎余高山可
仰此又敢當祗增愴怳一條清水湛栗之稱兄謂無
覩匪兄誰庸嗚呼日月流邁卽遠有期親朋畢至普
深摧悲緘辭以侑兄其聽否嗚呼已矣但有淚溝庶
幾來格鑑我哀疚嗚呼哀哉尚饗

又

中表弟宋時烈將力疾往哭同春兄筵几于練日不
幸寒疾添加一月彌留不得自伸初心乃以癸丑十
二月二日丁酉舍哀綴辭使孫殷錫代薦而告之曰
君子云亡世道愈弊歲月犇流初暮忽屆玉色金聲

恍然如昨一酌未躬老淚橫落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 崇禎甲寅十一月二十九日中表弟宋時烈使
孫殷錫告于同春兄筵几江海禍熾中外震激東裝
就道以俟嚴謫想茲再忌親懿號哭獨未赴會腸摧
肝蝕惟兄不昧庶幾鑑格

又

維 崇禎丙辰十一月九日蓬島纍弟竊聞同春先
生之柩啓自燕山歸于興農是似陳坂之故里也余
之家饌雞酒之遙奠只宜曰嗚呼哀哉尚饗而已然
而捐百身起九原之辭又安忍無也惟某也作此孤

囚神徃形留只傾長河之淚注之東海之波而已嗚
呼是亦多於朱先生之六字得無乃添一罪也耶嗚
呼哀哉尚饗

祭從姪誠伯 基厚文

年月日負罪人從叔父使孫男疇錫以酒果之奠告
訣于從姪誠伯之柩嗚呼自爾失恃吾取爾育不惟
育之惟務式穀爾未有室未嘗相離有善則喜有過
則規我時無育唯爾之視爾質敦厚學則爲己勉勉
孜孜不厭不已聲聞 九臯旌招鼎至爾志堅確不
易乎世不獲滋垢疇而不滓杜門自頤惟史惟經年
歲漸高蔚然有成世衰言煙異說縱橫勢若漫天山

岳皆傾爾守今是洛建是程惟我無儔一惟爾恃庶
幾永年相與終始云胡先我棄我如遺未聞疾恙忽
然訃至失聲驚號夢耶真耶擬卽奔哭其奈病何今
以罪戾出舍祇伏嶺海金木匪朝伊夕聞爾入地只
隔兩日不得臨訣痛懷徒劇嗚呼爾賦甚美爾命甚
竒因悴平生曾未展眉五六婉爾尚多未歸其資其
嫁孰其尸之孀啼孺慕瓦燈布幃豈惟親朋行路亦
歎惟幸螟蛉及時有定承家主祀將於是聽洎三玉
潤亦足恃賴惟茲數者猶可慰解嗚呼白首何歸餘
生無幾嚴霜夜零疾風晨吹念爾橫涕我心誰知想
爾不昧諒此深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閔尚書

維重

夫人宋氏文

維 崇禎甲寅三月初八日壬申恩津宋時烈略以
茶飯酌于貞夫人宋氏之墓惟靈婉婉之教明淑之
姿純心習禮無有非儀早歸名門室家咸宜謂當百
年備享福履如何不吊蕙質遽萎靈根繼殞雙孩隨
死聽聞攸及孰不掩涕惟我於靈屬實兄妹兼親之
故父子以視今適來過哭茲新阡叢篠情禱宿草芊
綿林淒澗咽助我惻楚一酌而退靈其知否

祭尹甥

搏文

嶺海纍人宋時烈聞君之訃卽遣菲薄之具含哀茹
慟遠告于尹子上之靈座嗚呼前月廿二日聞君病

痘雖甚驚憂而所恃者天道神明仁者獲佑謂必無虞自是以後更無所聞則謂已痊可而寢食如常矣今日晚朝因家弟與諸孫書始知以前月十日不起失聲長號五情俱裂雖被旁人之寬譬而自不能少抑嗚呼此以甥舅之義耶游從之素耶此實服君之仁慕君之義信之篤愛之深中心藏之無日暫忘君又不鄙謂余猥以道義相期君以我爲師而吾以君爲老友時或自省疵悔而視君無缺則竦然體泚而切有師長之義焉嗚呼平生相視之義如此其至則今日之慟雖欲少寬而其可得乎嗚呼此身無故則雖老且病義當匍匐奔往撫柩一慟少洩至情而作

此孤囚陳此莫具哭而送之嗚呼子上其能諒此否肝蝕腸摧言不能文如聞卽遠之期則更當崑人聲此悲幅嗚呼子上庶幾饗之

又

嶺外死罪人宋時烈聞君之喪將以今十五日永窆于扶餘之乾平復以乾魚之奠置于謫廬之寢室痛哭而以送于子上之筵席曰嗚呼以君生質之美行義之篤胡然而不佑于神明乃以卅八之年奄忽就世使我抱無涯之慟耶君之美質得之於天君之學問得之於家庭蓋有淵源矣入吾家三十餘年竊矚其持身發言處事接物則必依於古人而未見有可

議疑者最是人道之至德莫過於孝行而孝行之大者又莫如居喪之節也君於去歲爲求銘文見我於山中則其誠心至慟使人不忍對是冬又來見於席蓐之旅次則喪期垂畢而其見於言貌者有加而無衰嗚呼吾未見孔門之損柴與古之丁連而以吾所見則誠未有如君者也是故君雖以我爲師而我實師君者深矣嗚呼欲叙次君之平日則非造次可旣而夜聞葬期催曉遣人故忽卒不能成文又不能萬一矣我若不死則將序次君之言行以補於世教而今聞禍機日迫處置家事戴吾頭朝暮以俟此事將不遂矣益切悲恨也嗚呼言有窮而哀不盡矣想君

之靈有以諒我之心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又

維 崇禎丙辰三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恩津宋時烈竄伏海曲謹遣薄具遠致于尹君子上練日之筵几而哭之曰嗚呼去歲此時聞君之病而謂天必不夭君矣今君之初期忽焉其回薄日月之環復者不憊而何人生一去而莫返耶嗚呼自余之生于世死了多少人而其慟之劇思之深者未有如君者也余豈私於君而然耶蓋君之賢自能使余而然矣蓋自哭君之初以至于今殆將三百有餘日而余之悲苦之懷未嘗一日而少怠苟非今世之所稀孰能使余

而如是耶嗚呼君於冥漠之中其亦記念我乎其不能然乎去歲殷教與其母與幼弟來見于瘴海之曲其惻惻哀苦之狀有不忍見矣以君之恩慈胡忍相忘而莫之顧耶豈或不相忘而惟生者不知也耶韓文公嘗以佑成之責祈望於死者今日所望於子上者惟此而已嗚呼甲寅之冬君來見我而極歎士禍之作其後有書曰天何故生此惡種使至此耶至於今日滔天之禍將無所不至而人或媿媿嚙嚙多爲迷亂眩惑之態甚則趨附之恐後如君之明白剖判者未之得見也以此尤慟君之先逝不能救得頽波之萬一也嗚呼精純之質謙恭之貌篤實之行貞剛

之守此生不可得而復見矣雖欲不劇慟而深思烏可得耶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者茲實今日之情境也惟子上庶幾其鑑照也嗚呼哀哉

祭亡室李氏文

維 崇禎丁巳五月初四日恩津宋時烈聞亡室李氏之柩以朝論之急不暇擇吉蒼黃權厝于儒城之山麓遠遣奠具使少孫晦錫代告于柩前曰嗚呼吾與君爲夫婦五十三載于斯矣其間迫於吾之貧糴糠未嘗厭而拮据勤勞之狀有不可勝言且以吾之積殃子女多夭其悲割痛毒有非人之所能堪者及至近歲遭罹禍釁與之契濶者于茲四年時時傳聞

駭懼其所以消心煎腸驚怖焦迫者曷有其極卒之
致羸沉疾以至於斯究厥始終罔非我故命之不淑
配此無良君雖不怨我何勝忍粵自去歲亟欲相會
而羣議所沮輒復趑趄謂或時議稍緩危喘少延則
相攜乘便似有其日矣書辭往復無非此事此志終
孤目尤難瞑日者承訃亟令子孫歸葬於萬義使與
子婦相依忽此事急又不如計亦一不幸也雖然時
人之論罪方劇瘴海之鑠肌已深此生之盡匪朝伊
夕吾之子孫與諸弟倘歸骨於故山則亦當遷君而
合祔矣穀異死同此維其時此外復何言哉嗚呼目
今流聞甚急君如在世何耐罔極然則翛然先逝冥

然不知還爲後死者所羨也嗚呼其亦然乎其亦如
平日之善懷而推胸踣躅於暗中耶嗚呼事出蒼黃
行人臨發意無窮而言不能盡惟君不昧鑑我悲誠

祭李監司

秦淵

夫人柳氏文

維歲次丁巳八月乙巳朔十三日丁巳纍人宋時烈
使孫茂錫謹以薄具敬奠于貞夫人柳氏之靈筵曰
纍與夫人俱是正獻公之外裔而又與尊所天觀察
公義雖姻好情實兄弟用是纍之視夫人有如姊妹
之懿也且也近故亡室每稱夫人之賢故又有以得
夫言之詳也不幸夫人晝哭之後克持門戶不墜
舊業娶婦迎婿皆擇名門比年以來孫曾漸稠扶床

坐膝嬉笑盈前謂意壽年久長永綏福履矣豈意疾
惛之餘一疾來嬰沉綿數月遂至不淑也第念天生
許多人祿命不齊歷數親黨其得如夫人者蓋渺矣
况也賢胤能自樹立頽波之中不少歎傾蔚然有士
友之望此亦豈義方之教使然也若使終始不渝益
長以進則其爲所生之光何可量也以此商論則結
檣而祝女者當益以夫人爲願也無疑矣今者迫於
賢胤之懇冒撰幽誌而罪戾之蹤兼且衰落述美記
德不能彷彿回顧疇昔慚悚無已伏惟明靈想或鑑
臨

祭長女權氏婦文

嗚呼前八月旬間父聞汝長女之疾甚危亟託人走
伾以問其伾未還而訃音先至汝以其月十五日亡
矣西望長慟五情如割雖欲強抑而不可得也自余
來此一家婦女之來見者亦不無其人而汝獨不能
來余心之悲曷有其極粵自四五年來汝之所聞無
非隕心驚骨之事而異宮之言亦甚嚴重未知汝胸
幾椎汝腸幾斷我則已安而於汝甚寃念汝如此我
心如何今聞汝將以來月初二永入地中嗚呼汝之
容顏永不得復見矣雖然魂氣則無不之也其或尋
我來此否但恐其不識路也嗚呼舊病增劇時論益
急真所謂悲不幾時此可相慰耳况死而有知則汝

與汝母已得相從我又何悲然而聲不能禁淚不能收不知何爲而然耶今以薄物列之席前與汝庶母哭而送之使殷錫置於汝前代我而復哭之嗚呼汝其饗之

祭宋子慎文

維 崇禎歲次己未四月乙丑朔二十八日壬辰華陽洞主使孫殷錫謹具雞酒之奠酌于石谷宋子慎之靈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 崇禎歲次庚申三月庚寅朔八日丁酉華陽洞

主使孫殷錫謹具菲薄之奠告于石谷宋君子慎靈筵曰自君逝去日月已期中間夢寐屢接容儀言貌揚揚有如自得豈於冥中中心快樂而我危欲雖倍於昔而託高明光華何極不惟我儂儕流同意千載之下想亦興起凡所欲言何止於此病不能焉靈其默會嗚呼哀哉

又

維 崇禎歲次辛酉二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華陽老叟告于宋子慎之靈嗚呼子慎亡日再臻不亡者存山岳星辰我遭家戚東葬黃溪未得躬奠替遣絮雞嗚呼子慎有知無知與奪無窮李學士詩羣兇就

戮衆賢得時 聖上覺悟亟雪深冤錄用其子復有
恩言九原之下寧不感泣惟我無死人世獨立有得
誰告有疑誰質過行誰箴惡名誰折寫此悲臆遠寄
清血嗚呼哀哉

又

崇禎癸亥閏月辛丑朔十一日辛亥華陽老夫聊以
酒肴來奠于贈佐郎石谷宋子慎之墓而以辭告之
曰我來省君君不與言情不可通學不可論三尺孤
墳其草幾宿哭則不可有淚橫落嗚呼昔日姦回將
肆凶逆惟其所忌士流骨格惟君義氣先受其鏘然
而漢鼎賴以扶持妖腰亂領亦既誅夷 聖主追義

贈秩官子亦有儒賢因事獻議乞於大學祀陳歐日
以君暇享並厲風節事雖未行輿議可見越厥賢相
謀于侯甸鉞君疏本以壽其傳士爭印看播諸四埏
聖經賢訓豈獨炳然百世之下有廢書泣其補世教
豈不卓犖士友爭言在君無憾顧余之心獨有所歎
使君無死卒究其志其所成就又豈止此肆余痛惜
於是無涯嗚呼我臆君知不知

祭朴生世徵文

維 崇禎歲次己未五月甲午朔二十七日庚申纍
人宋時烈謹使曾孫一源略具時羞之奠遠酌乎朴
君子久之靈筵嗚呼哀哉尚忍言哉尚忍言哉雖然

吾亦朝暮死矣當與君復相從於地下矣悲又不幾時矣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 崇禎歲次庚申三月庚寅朔初八日丁酉環海病纍逃聞平陽朴君子久初暮將迫使孫殷錫謹具薄奠進酌于筵几之前曰嗚呼日月不留初暮已周追思懷慟更新於他日矣嗚呼尚何言哉嗚呼昔者昌黎祭人文云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今吾則爲此孤囚奈於君之妻子何念之至此尤不勝其傷悼也嗚呼余以無似迫於賢諸兄之懇略述君行而神昏文短不得鋪揚只自愧慙嗚呼君其聞此語否嗚呼

嗚呼尚饗

祭洪南原 錫箕文

維 崇禎歲次庚申閏八月初七日恩津宋時烈聞近故南原府使洪公之葬在初十日丙申病未執紼謹遣酒果之奠使表戚洪胄炳薦于靈前曰惟靈俊逸之才早擅塲屋聲名遠播前輩延譽逮魁大科卽颺臺省俄復蹭蹬低徊郡符不憚米鹽隨殫才諳惟不順受亦遭斥奔賦歸歸來腰不復折曩在甲乙時當蔑貞引類呼朋或誘或怵尋臚逐臭如蟻如蠅公掉其頭閉門却掃我除澆澆我山深深或棹于川或杖于阜馨魂曠竿怒頰登鈎樂實無央永矢不告人

曰此老於世如聾而於正邪辨之甚暫視邪如莖好
正如蘭劫火燒空不燼惟玉巖霜落木獨青者松謂
當靜潛以得其壽一朝奄忽理胡云差昔日分山公
南我北時時逢晤日夕忘歸鶯花之朝霜雪之夜公
乘逸興意溢于詩嘗謂中州格鬪方急益州雖弊三
戶亡秦奮筆爲文擬檄天下義正辭壯氣衝幽燕縱
歸空言公志可見 帝筆之咏哀怨尤多洎余投荒
音書不阻今此歸復物是人非山哀浦思雲愁水咽
追惟疇昔老淚盈襟卽遠有期病未哭柩謹遣菲具
以薦余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婦朴氏文

維 崇禎歲次辛酉三月甲寅朔十七日庚午祖舅
因此上食告汝長孫婦朴氏之柩嗚呼汝何爲而先
我遽亡乎惟汝之賢不可殫記入吾家廿餘年未嘗
見其過失余之家事將永付託矣嗚呼汝何爲而遽
去我而先逝乎辛丑夏初始與汝相見哭泣相守死
生與同當時禍故尚忍言哉今日之事一何相類汝
姑性行實出倫萃至今追思自然流涕惟汝繩武常
慰我心豈余命薄使汝姑婦相繼早世耶頃歲患難
同極之際汝念我忒甚尋常痛泣情見于辭艱關嶺
海跋涉來省去夏蒙宥迎門喜劇至於悲泣致養無
幾余入山裏及秋出來冠子禮成其時汝已病矣而

余被 恩召卒卒西上謂卽來歸議汝醫藥矣忽值
國哀淹留京邸而頻聞汝疾之劇苦俟設撥之日而
歸視汝矣嗚呼孰謂汝不相待而遽亡乎月初來歸
入門不見柩在空堂呱泣盈室雖欲自寬何可得也
靈辰不留入地在卽婉婉之容敬慎之行從今永闕
撫柩一慟風日淒涼所可慰者汝有五子扶床坐膝
而其二稍長每相見時如見汝矣卜地之吉月日俱
良汝之終事粗爲無憾萬世永安佑成諸兒日夜所
望惟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極一酌以侑永
訣終天嗚呼哀哉

告故婢九春文

崇禎壬戌五月十七日主父遠具酒肴告汝故婢九
春之墓汝之忠誠今世罕覩戊寅之春從氏奄忽汝
之號擗如古孝子厥後所爲無不如此追先報後老
而彌深余愛且敬每藏於心謂余小孫生計有賴何
故茲今乃與凶會死於道側尤極驚愕余聞汝訃曷
任悼惜世道衰末良彝罔極子孝臣忠求之可得於
汝賤微不迷所職常謂汝心獨合天則今復失之神
理難測凡此所言實出我臆汝其不昧庶其來格

祭趙樹谷 世煥文

維 崇禎甲子二月二十三日己未恩津宋時烈遣
孫疇錫奠于亡友樹谷趙公之墓維靈忠信爲質勤

儉爲行懦於進取自省則猛處家居官爲玉爲雪雅
操之堅賁育難奪衆趨之塗退怯如鞣爭抽之地每
低一頭曩時凶禍其鋒孰嬰衆流靡靡一柱亭亭作
詩紙排火色愈熾斥流遠惡抵死不悔逮乎更化
擢置湖臬不懲翫骭卒選傾軋從此低徊與世秣搬
我螯深山匹馬來尋更僕剪燭徹曉論心去歲之冬
仍滯內浦夷猶鄉里因欲退老爲奔上疾在途而
病聞甚憂惱恃天降命俄承其訃驚慟曷極我來自
東已就窀穸幽明永隔有淚橫落英靈不昧庶監微
幅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草廬文

維 崇禎丙寅六月癸丑朔二十日壬申恩津宋時
烈謹遣宗少宋相淹略以薄具祭于草廬李公之墓
嗚呼余與公同事老先生于溪上也情同兄弟痾癢
相關切磨規箴兩去皮毛逮先生棄後學也仍以事
文敬先生一如前日情義之篤愈久無替雖父子間
人所難言者亦無不盡矣豈意世道大謬凶徒煽禍
公與此漢各遭行遣東西相望戀繆何極中天白日
相照兩鄉鐵心石肝思與相勗嗚呼噫歎卯寅以後
之事置之勿復道也嗚呼豈敢疑阻我心愍歎嗚呼
相離幾年仍此永隔甲寅之秋同赴 國哀聯枕奉
恩寺裏吐盡許多說話從此以後則不復然矣頃奉

黔洞之約等待三日企望終孤至今茹恨在心也甲子之秋聞公疾革亟書以問之則已不能見答矣及聞凶音豈不欲匍匐往哭哉竊聞彼中論議甚峻務爲光鮮故恐懼而不敢也嗚呼此豈始慮所到哉嗚呼今日世道之變視前日益有難言者矣黑水餘派漸漸滋長浸淫之言上及淵源公若有知亦必慨然於冥冥中矣向也不自揆度妄有論辨衆怒如火咆哮滔天不知此身將稅於何地也然惜此殘年終無一言而死則是孤負師門其罪尤大矣未知公意亦以爲然乎嗚呼獨立斯世喫盡拳踢感感靡騁生亦何樂山回水轉一丘長臥萬事亡羊魂應自得薦此

洞酌公其鑑格嗚呼哀哉

祭朴叅奉惟棟文

維崇禎戊辰五月壬申朔初三日甲戌德殷宋時烈謹修薄具使曾孫混源敬奠于安定洞朴兄時甫之靈筵嗚呼兄之生於世踰八而望九矣考究厥初若將以文藝發軔以見於世而顧乃低徊蹭蹬以沒其身此神理之不可諶而士友之所共嗟者也嗚呼兄以內外世德之懿孝友家行之美化行州里名聞昌辰籍通于朝進塗初闢而乃於是而勇脫塵白歸來故山木食澗飲探經閱史仍與村孺鄉秀尋行課書謝去啾喧願養性靈此賢達之所程而世俗之所

嗚也蓋兄自幼習聞重峰先生道德於先丈及先夫人一以爲師法之地記昔先丈嘗詔余及同春兄以爲聖人吾不敢知而竊以爲重峰是聖人也因道其格言至行之一二則同春歎曰此出於誠心悅服之衷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況且先丈孝誠得之於天至感其所畜而人以爲祥然則兄之行義安得不若天成也以余所目覩則逐日躬親漁獵入厨具需夜以讀書以飭其身推此而論餘皆可知也此余所以愛敬之始終不衰也嗚呼自余省事以來相從甚熟蓋先丈之慕尚吾父兄吾父兄之親愛乎先丈俱以誠心此吾與兄世誼之隆真不尋常也及與兄兩成

衰翁只以書札相問矣逮兄臨絕手書杜詩一句以告訣嗚呼兄之不鄙此無狀可謂至矣世之交義果有如兄者否乎嗚呼余之愚妄不自揆度憤疾文成公先生之受侮又痛取義士之見斥而最所深憂者攻朱子之淫辭肆行於世是不翅洪水猛獸之禍矣惟兄哀余之不量力而輕犯禍網又恕余之心腸斷然無他比年相愛之誠尤異於前矣顧瞻斯世知我者其兄乎今焉先我疇與相依顧此衰病益甚杜門省愆無由躬酌惟此洞酌兄庶饗之嗚呼哀哉

祭李鴻山留文

維 崇禎戊辰六月二十九日庚午德殷宋時烈因

孫兒晦錫遣人文以侑酒亦以告于近故李子久之
柩曰聖人有言善人吾不得見而見之若子久其所謂
善人者非耶聖人猶不得見而於今見之則安得不
愛慕之深而今於其亡也安得不傷痛於心耶况尊
先正澤堂公其講讀朱子書其爲論議粹然無雜而
其所以講服粟谷沙溪二先生者大中至正不偏不
倚可以俟於百世而不惑故於其後人每擬相與共
守其說不遷移於增茲之口也方此衆論紛紜之世
子久遽先朝露此余之尤所痛惜者也嗚呼當此道
喪時危之際棄濁世而歸真不亦令人起羨者乎惟
其不得終孝於慈闈使其臨年顛天行路涕泣此子

久之目所宜難瞑者也嗚呼已矣凡此所言其知也
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

祭內姪郭叅奉檢文

崇禎戊辰十一月朔日橋谷老人以菲薄之具奠于
內姪叅奉郭君檢之柩嗚呼外家陵夷惟君秀出學
書修行見稱朝評再霑 明恩先徽是錄恪勤守職
不趨要津庶因調遷獲莅縣邑如何不淑遽以柩歸
宗黨涕洟士友嗟惜外翁忠孝胡天不監勸懲之愆
爲善者怠嗚呼已矣夫復何言一杯叙悲從茲永訣
嗚呼哀哉尚饗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

